

話經精舍課藝七集



詁經精舍  
第七集



光緒廿一年  
夏  
俞樾署

自光緒乙酉刻詁經精舍第六集至於今十載矣精舍課藝因循未刻歲月寢久散失遂多及今不刻將有淪玉沈珠之歎會 大中丞廖公新下車勤求庶政詁經監院孫和叔吳璉軒乃以刻課藝請而仍以選政見屬焉惟此十年以來監院更易已非一人課卷叢殘僅存大半余卽其中選得經解詩賦各如干篇付兩監院校而刊之剞劂既竟監院請序余自戊辰之歲忝主斯席迄今二十八年區區之愚與精舍諸生所忝慎者務在不囿時趨力追古始已於五集序中詳言之矣茲又何言哉然念自阮文達公刻詁經文集後至今刻至七集

經課七集

序

一

文達原版久已無存而同治以來續刻各集之版亦燬於丙戌年湖樓之火余方擬俟軍務粗定言於當路諸公將從前諸集精選其十之五六彙刻一編以存其崖略然則此集雖居第七而亦或藉此爲先路之導也時事艱難余年又衰老未識能副此願否時廣東學使徐花農太史報滿將歸以白金二千咨送中丞裨益精舍膏火太史舊嘗肄業於是者也近來精舍人材輩出異日踵花農而起者必大有人吾知精舍之規模日擴矣刻此集成又深爲諸君望也

光緒二十年季冬曲園俞樾序

詁經精舍七集目錄

卷一

周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說

蔣敬時

尤瑩

體信足以長人解

馮一梅

崔適

擊蒙繫蒙解

高學經

何其咎吉解

蔡啟盛

章棖

經課七集

目錄

其蒨其沛解

韓昌壽

鄒壽祺

楊譽龍

壯于頄解

馮一梅

章炳麟

陳繼虞

蔣敬時

小亨亨小解

楊譽龍

淪祭解

施崇恩

卷二



尚書棐字解

沈祖燁

象恭滔天浩浩滔天兩滔天是否一義說

鄒壽祺

丹朱稟解

毛宗澄

皋陶謨立政言九德洪範言三德解

尤一瑩

梁雍二州織皮屬上屬下異讀說

毛宗澄

施崇恩

怪石解

章棧

蔣敬時

經課七集

目錄

二

韓昌壽

蕪包解

崔適

王師渾

夷蔡蠻流解

施則順

馮一梅

祖乙圮于耿解

章炳麟

曹樹培

王正春

馬融以大戊爲太甲子說

壹戎衣解

馮一梅

圻父農父宏父解

王慎儉

君喪篇二人解

馮一梅

呂刑皇帝解

崔適

播刑之不迪解

蔣敬時

岐周岐芻說

鄒壽祺

卷三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兩采采解

陳繼虞

王廷鼎

藍開勳

費有容

河廣解

經課七集 目錄

三

總角之宴解

馮一梅

崔適

俟我乎堂解

毛宗澄

毛恒

蕃衍盈升解

韓拜旒

王正春

坎其擊缶解

徐就湯

蔡紹攷

七月一篇或稱月或稱日說

費有容

無酒酤我解

章炳麟

文王有聲王后解

楊譽龍  
蔡啟盛

奉璋峩峩解

陸 敞

作召公考解

馮一梅

以爾鉤援解

章 棧

三壽或言三老或言三卿說

鄒壽祺

賚篇般篇於繹思解

馮一梅  
章 瑩

武王靡不勝解

陳繼虞  
章 棧

經課七集

目錄

卷四

釋禘祫并禴祠嘗烝諸祭名

王廷鼎

祭五祀或于廟或于宮中兩義不同說

茹稷之

三里郊九里郊二十里郊說

馮一梅

周禮世婦解

施崇恩

夫人以勞諸侯解

尤 瑩

春秋祭酺解

章炳麟

章炳麟

公旬解

陳振鐸

高聲棍解五十夏百想二百周三百錢保壽

章炳麟

膏物解三平大解正平一牌類 王鈞鈞

來裕惇

六獸六禽考

楊譽龍

韓昌壽

次席解 鄒壽祺

蔡啟盛

蔡啟盛

王

尤瑩

珍圭解

弓矢舞解

章炳麟

服鄉服以拜賜解

馮一梅

羅衍盞

中離維綱解

王正春

卷五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解

章炳麟

徐錫類

有虞氏官五十夏百殷二百周三百解

張景江

經課七集

目錄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禮士祿衣解

徐錫類

臣之北面答君也而古朝位不皆北面說

楊譽龍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不及匏土草木說

楊譽龍

干祿解

項譽詠

高學經

李元燾

李元燾

用牲犢解

經課七集

目錄

六

薦鞠衣解

施崇恩

王被袞以象天解

裘紹堯

馮一梅

繡黼解

楊譽龍

蕃鬣解

楊譽龍

躡席解

馮一梅

章炳麟

楊譽龍

梁曰薊其解

章炳麟

晉命風林再命鞞衣一命禮士祿衣戎念功

檜巢檜巢說

楊譽龍

元武爲龜蛇說

壽錫恭

卷六

夏殷六卿考

尤瑩

共工氏霸九州解

蔣敬時

徐駒王考

錢保壽

八十日耄九十日老解

王鈞

毋出九門解

馮一梅

毋燒灰解

錢保壽

毋以封諸侯毋以割地解

章炳麟

樂記武臣將帥之臣解

蔣敬時

秋合諸射解

韓拜旒

內則后王解

章炳麟

目錄

王正春

王廷鼎

方芸蓀

馮一梅

陸之祺

尤瑩

蔡啟盛

將徙於諸侯自諸侯來徙家解

馮三梅

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解

施崇恩

一卷石解

張渠賢

一卷石解

蔡啟盛

表記坊記緇衣皆子思子作說

施崇恩

卷七

三科九旨解

曹樹培

治兵祠兵說

王正春

六鷁六鷁說

楊譽龍

王札子解

章棣

經課七集

目錄

八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解

蔡紹攷

何休以定公爲昭公子說

鄒壽祺

昭十年不書冬說

曹樹培

舞自八以下服杜異義說

章炳麟

齊侯朝晉將授玉解

章炳麟

趙孟爲客解

章炳麟

魯於是始尙羔解

章炳麟

荆尸解

方芸蓀

爲力不同科解

陳振鐸

專之渝解

章炳麟

臬比解

楊譽龍

王正春

翠被解

楊譽龍

卷一 鼓鐵解

儲乃墉

閔子馬閔子騫是否一人考

周夢熊

馮一梅

方城或爲萬城說

楊譽龍

經課七集 目錄

九

虞幕考

馮一梅

章炳麟

閔子馬閔子騫是否一人考

崔適

卷八

爲人後者仍稱所生爲父母說

楊譽龍

沈廷傑

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考

蔣敬時

九貉解

章炳麟

章炳麟

爲力不同科解

鄒壽祺

蘇黃州別號

蘇軾自浪管樂賦

唐 王鏞

楊譽龍

陳亢陳子禽是否一人考

王正春

直道而行申鄭康成義

蔡啟盛

女  
爭臣七人五人三人解

儲乃墉

中  
說鑿斲

鄒壽祺

卷  
說鑿斲

陳徵謨

釋  
眈

楊譽龍

釋  
偵

方芸蓀

古文替為袂說

施崇恩

經  
課七集

目錄

十

禊  
字考

馮一梅

業  
榛二字考

楊譽龍

要  
字形聲考

馮一梅

卷  
九

中  
外禊福賦

傅振海

文  
瀾閣賦

計德謹

唐  
詩分初盛中晚賦

王毓俊

歐  
虞鷹隼褚薛翬翟賦

章五稜

諸  
葛亮自比管樂賦

章琢其

松  
茂柏悅賦

王廷鼎

卷十

身騎大鵬搏風而上賦

許省詩

前身相馬九方臯賦溫禁用爲古文劉鵬飛

不向春風怨未開賦

傅振海

黃菊猶應似去年賦

傅振湘

抱甕賦

胡希銓

卷十一

成湯破飛車賦

傅振海

卷十二

鱗魚多刺賦

蔣玉衡

經課七集

目錄

擬庾子山對燭賦

方芸蓀

卷十一

許鄭兩先師祠從祀議

王舟瑤

卷十二

歷代文字變革考

章

重刊六十一家詞書後

費有容

校刊唐文粹書後

費有容

補傳咸七經詩尙書篇禁用僞古文

壽錫恭

擬楊巨源萬壽無疆詞十首

王有宗

錢唐懷古

何敬釗

蓼花

王毓俊

五色五味詩

傅振海

滌場 液雨 寒荷 冬繭

周恩綸

桑鴈 秧馬 乳燕 竹雞

金奎

考舍銘 卷囊銘 龍門銘 虎榜銘

費有容

滿城風雨近重陽四首

洪昌烈

山中雜詠二十首

蔡啟盛

經課七集

目錄

三

王鈞

詁經精舍課藝七集

院長俞樾編次

監院

吳受福

孫樹禮

校刊



卷一

周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說

蔣敬時

周易分上下二篇上經自乾坤至坎離共爲卦三十下  
經自咸恆至既未濟其爲卦三十四究其上下篇卦位  
參差不齊之數說易之家迄無定論宋儒取九卦之說  
者有十餘家其爲推配上下經皆相對謂乾與咸恆對

經課七集

卷一

一

履與損益對謙與困井對復與巽兌對每對以下篇兩  
卦對上篇一卦凡十二卦而二篇之數適齊然十二卦  
之中又止取九卦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略其始終  
而取其中間之卦以著陰陽消長盛衰之漸故止於九  
竊謂繫辭下言九卦者三以之推配不獨十二卦爲然  
卽凡卦亦然繫辭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  
本也是言上篇者有三卦合之爲首之乾則四卦恆德  
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是言下篇者有六卦合之首尾之咸  
兌則八卦以上篇之四卦對下篇之八卦更爲數之上

篇自乾至履中隔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八卦下篇自  
恆至損中隔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亦八卦上篇  
自履至謙中隔泰否同人大有四卦下篇自益至困中  
隔夬姤萃升亦四卦上篇自謙至復中隔豫隨蠱臨觀  
噬嗑賁剝八卦下篇自井至巽中隔革鼎震艮漸歸妹  
豐旅亦八卦上篇自復至咸中隔无妄大畜頤大過坎  
離六卦下篇自兌至乾中隔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亦六卦統核上下篇卦位次序無一卦不配亦無一卦  
參錯知繫辭之言九卦斷非偶然宋儒說經惟易義有  
可取學者不沒其長可焉

經課七集

卷一

周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說

二

尤瑩

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  
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  
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  
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  
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  
故以坎離爲終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  
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宗祖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之  
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

道謹案易緯此條所言最爲精瑋蒙因易緯之言而推之上經象陽陽爲天道亦男道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故上經之卦以三十而象陽下經象陰陰爲人道亦女道也故下經自咸至鼎二十卦而次以震艮二十者女二十而嫁也次以震艮者震爲長子艮爲少男女子旣嫁任爲人母所以得有子也震艮之後更四卦而次以巽兌者四爲陰數巽長女兌少女故更四卦而復生女也巽兌之後復繼以六卦而終者坤陰用六故終之以六卦而象陰此上下經所以有象陽象陰之義也後儒讀易徒以爲簡策重大而分之而前後序次之精義泯經課七集

卷一

三

焉不傳矣

體信足以長人解

馮一梅

乾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釋文云京房苟爽董遇本作體信竊謂此卽卦氣直日之法所自來也易緯稽覽圖云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中孚象傳云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乾元體信卽卦氣起於中孚之明證以元亨利貞分配春夏秋冬其說出於周醜子家漢書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則周醜去古未遠其說卽孔門之遺說唐史徵周易口訣義

引周氏云元始也於時配春言萬物始生得其元始之序發育長養亨通也於時配夏夏以通暢合其嘉美之道利者義也於時配秋秋以成實得其利物之宜貞者正也於時配冬冬以物之終納幹正之道口訣義所引周氏必是儒林傳之周醜何以見其然也釋文序錄載自古至六朝說易諸家其周姓者周醜而外惟陳之周宏正稱爲近代知名而口訣義一書係孫淵如從永樂大典鈔出梓行淵如序其書云古書更宋南遷半皆淪喪徵時猶得見之能引漢魏諸家之義微言賴以不絕據此可知史徵所引周氏必在漢魏以前而非近代之

經課七集

卷一

四

周宏正矣周醜爲孔子弟四傳弟子尙是戰國時人其所稱春夏秋冬當與孟子書中時令相同然則醜所謂春必是子丑寅三月爲乾之元夏必是卯辰巳三月爲乾之亨秋必是午未申三月爲乾之利冬必是酉戌亥三月爲乾之貞春正旣用周朔則乾元之氣必起於冬至文言以乾元爲善之長而云體信足以長人易緯本此而云甲子卦氣起中孚其義正是一貫竊据周醜以乾元爲春卽卦氣起中孚所自來以證文言體信之義疑卦氣直日之法固出於孔氏之門也

體信足以長人解

崔適

乾文言體仁足以長人釋文曰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  
信案作信是也體信之義先儒雖無說解然釋體仁亦  
非塙詁集解引何妥曰仁爲木木主春故配元案以元  
主春而配仁以亨主夏而配禮以利主秋而配義則信  
實配土不當四時之序智雖配水可當其序而非貞固  
之義是貞不必配信亦不必配智則元亦不必配仁矣  
元不必配仁則體仁之義不必是體信之文不可非也  
或謂仁卽善也上文元者善之長也此言體仁足以長  
人仁與善義相應如作體信則與善字不相應矣曰左  
襄九年引作元者體之長也以此經上下文例之嘉會

經課七集

卷一

五

足以合禮全承嘉之會也爲文利物足以和義全承義  
之和也爲文貞固足以幹事全承事之幹也爲文則元  
者下亦必作體之長也斯體信足以長人句亦全承上  
句爲文義例始合如作善之長也則體信句不復出善  
字亦與下三句文不一例据此則善字不如作體字爲  
當又何仁字與之相應乎且體信之義於注疏雖無徵  
於經文乃有據繫辭傳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虞注乾爲  
人爲信傳又曰履信思乎順案履與體通詩氓體無咎  
言坊記作履無咎言是繫辭傳之履信卽文言之體信  
繫辭傳之人之所助者信卽文言之體信足以長人也

然則京荀董本作體信非無證之孤文也

擊蒙繫蒙解

高學經

易蒙上九擊蒙釋文云馬鄭本作繫而虞與王均作擊王謂以剛居上能擊去童蒙蒙惟五爻稱童蒙蒙擊去童蒙是以上擊五五爲君位擊之不順今按蒙爲萬物始生之名凡草昧之世顛愚之民皆可稱蒙蒙之六爻各有專象未必專言童蒙上爻之蒙謂要荒之民指夷狄言也昧爲東夷之名蒙蒙同義故指外夷易本作繫繫蒙者謂維繫諸夷卽羈縻義也上體爲艮艮者止也止有繫誼故曰繫艮居東北於周爲肅慎諸國蒙以陰爻

經課七集

卷一

六

而居五位象紂之昏闇當昏闇之世惟有善禦外夷爲羈縻之策不可與之爲仇故曰繫蒙不利爲寇利禦寇隨之上爻曰拘係之係卽繫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先

儒亦謂文王羈縻西北諸夷之法正與此爻繫蒙之義同其後卒用其力以成大功如書所稱庸蜀羌矛微盧彭濮實皆蒙也以道維繫不與爲難其獲利如此繫蒙之象正其善禦寇者也鄭雖不傳其說而於九二之包蒙作彪謂進草昧於文明之世是亦不以童蒙指蒙則此繫蒙亦必以維繫荒昧諸國爲義無疑

何其咎吉解

蔡啟盛

小畜何其咎之文兩漢古注未有留遺虞王之訓小異而大同唯近人周易稗疏始改說爲擔何其咎然古書以何其連言未有訓爲負何者詩旄邱云何其處也又云何其久也秦穆公對晉大夫云何其戚也太宰語子貢云何其多能也皆與此何其咎同一句法此句之未獨不綴也字者文王周公先於春秋甚遠凡語詞皆後世續增而古无之史記各本紀皆較尙書增多語詞此其明驗義固不因有无語詞而異也古人凡言何其皆疑其有然之詞非設爲无然之詞此文亦然蓋復自道則不當得咎唯不當得而得之故疑之曰何其咎然雖經課七集

卷一

七

得咎而在已終有道可以自信故又言吉而傳明之曰其義吉也凡象傳言其義吉者皆以義別於事蓋事有不可知而義終有定此文蓋卽不殄厥愠亦不隕厥聞之旨耳

何其咎吉解

章 棧

易小畜初九何其咎舊說以何爲語助詞義不可通若云何咎之有則不當云何其若云何其咎之甚也則象傳不得云其義吉按何字之義本訓擔也負也此云何其咎者任其咎也荀子大略篇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公以其能變也按此卽書錄秦誓之旨因穆

公能自引罪是周末時傳易者之說固明以何其咎爲人君自任其咎矣又春秋繁露玉英篇云魯桓忌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所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尙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按此亦西漢大儒之說本同荀子而後人之誤解亦卽因此蓋其意本以深憂之者明何其咎之吉仍同秦穆任咎之義其後又兩言除咎之難易則起下引詩義耳易家旣失師傳遂誤會董意謂以除咎爲無咎不知除之必須致力與經課七集

卷一

八

斷其无咎者必難并爲一也如此則古訓明而傳誤之迹亦見矣

其蔀其沛解

韓昌壽

易豐六二九四兩言豐其蔀說文無蔀字釋文引鄭薛作菩云小席說文菩菩艸也艸可爲席許鄭之義似異而實通蔀卽菩俗體故廣韻蔀亦訓小席與鄭薛同特是許鄭之釋菩是矣而於易之豐其蔀義猶未盡菩訓艸席引申之凡田間小舍用艸席爲覆以蔽日光者當亦稱菩今農夫於車水處旁立數木駕橫木於其上以艸苫蓋之俗名涼棚卽其遺制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

沛或作旆又引子夏作芾竊謂沛旆芾並借字其正字當作废周禮仲夏教芟舍注芟讀如萊沛之沛沛旆之爲废猶沛之爲芟也說文市重文作鞞芾之爲废猶市之爲鞞也說文废艸舍也今本脫艸字據詩釋文所引補从广攴聲詩甘棠召伯所废此本三家毛詩作芟傳云芟草舍也是芟卽废之借毛與三家仍無異也豐其菩菩爲草棚於屋最小豐其废废爲草舍視菩稍大豐其屋屋爲瓦屋視废又大每句深一層與經意正合卽下蔀其家之蔀訓爲以艸覆蓋其義亦通

其蔀其沛解

鄒壽祺

經課七集

卷一

九

易豐六二豐其蔀九三豐其沛言人人殊皆未必是按說卦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是豐卦取象乎居孔子已言之則蔀與沛皆就其居言與下其屋一義蔀爲山阜字當爲部通作培晉語若見壘培注壘擊曰培左襄二十四年傳培塿無松柏風俗通山澤作部叟無松柏實卽阜詩天保如山如阜傳大陸曰阜蒼頡篇阜山庠而大也一切經音義十三引部有大義故曰豐其部沛爲澤藪公羊傳四傳大陷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管子揆度焚沛澤注大澤也禮記王制萊沛釋文水所生日沛劉熙釋名云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崔駰達旨曰蟲蚋之趣大沛沛

有大義故曰豐其沛風俗通山澤篇云部者阜之類也沛者草之蔽茂禽獸所蔽匿也正可取以釋易噬嗑上之三二之上成豐噬嗑之三爻乃互坎之中爻又爲艮之上爻變而成豐故豐有艮坎象艮爲山故爲部坎爲水故爲沛與下豐其屋皆就所居言不得以有見斗見沫之文遂失豐大之本誼也

其蔀其沛解

楊譽龍

易豐六二豐其蔀

九四

九三豐其沛王弼注云蔀覆暝

日蔽雲中稱蔀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按王弼泛就

經課七集

卷一

十

覆蔽之物而言與下句日中見斗日中見沫無涉虞仲翔雖就日言然以雲中雲下爲說亦未必然今案釋文蔀又作菩沛又作旆作芾其字無定文可知蔀沛皆段字矣竊謂蔀當讀爲倍沛當讀爲暉蔀从部卽从音倍亦从音故得段蔀爲倍蔀爲倍沛从市暉从亭亭亦从市故得段沛爲暉呂氏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僑高注云倍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倍又通作背開元占經日占篇引京氏云氣中赤外青曲向外名爲背背卽倍也是倍爲日旁之危氣可知其氣足以掩日光矣文選吳都賦旭日暉暉注云暉亦闇也說文無暉字古人當止

用孛漢書五行志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字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鬼也此說正與吳都賦孛字義合則時卽孛字可知古字簡少日闇之時當卽以孛爲之後人以其就日而言故又加日作時集韻正韻皆收時字訓時爲暗是時爲日光之闇氣也然則倍氣掩日足使日闇而時亦爲日之闇氣其意固歸一例故此經以倍與時竝言豐大其倍豐大其時則日光甚闇可知日闇則雖日中而星亦見故曰豐其倍日中見斗豐其時日中見沫集解引虞翻曰沫小星也九家易曰沫斗杓後星也釋文沫字林作昧薛云輔星也蓋豐之下卦爲離離爲日故有日象離雖

經課七集

卷一

十一

陽明然二應五之陰爻三應上之陰爻故有日闇之象九四亦曰豐其倍者九四以陽居陰位故其闇亦同于六二觀象曰豐其倍位不當也其義可見象又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夫曰幽不明謂日光之幽闇不明也然則鄙當作倍沛當作時自無可疑矣

壯于頄解

馮一梅

說文有頄字無頄字頄注云權也說文亦無頄字王弼注以頄爲面權正與鄭本作頄合蓋權卽頄字猶之頄卽頄字也弼注又云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也亦與翟元上處乾首稱頄之義同竊於此義猶有疑焉乾

有首象固信矣上爻象首亦信矣然何不曰壯于首而必曰壯于頄乎聖人作易必不如詞章家之好爲澀體其不曰首而曰頄者必有精意可思也請以十二辟卦言之其陽息而陰消也自復而臨而泰三陽在下三陰在上而得天地交泰之象仰觀俯察則爲陰陽均而天地和近取諸身卽爲陰陽和而百病去若過乎此數卽有亢陽之慮焉故自泰生一陽而爲大壯則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自大壯又生一陽而爲夬則於夬之初九旣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矣而又於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是可由大壯夬兩卦之竝云壯于趾而推得壯于頄之妙理也十二辟卦所主之月泰主正月爲孟春大壯主二月爲仲春夬主三月爲季春攷靈樞經經筋篇足少陽之筋病名曰孟春痺足太陽之筋病名曰仲春痺足陽明之筋病名曰季春痺是足三陽之筋正爲泰大壯夬三卦之所主而筋欲其柔若剛強卽成痺病故泰卦陰陽適均聖人無戒辭而大壯四陽二陰夬五陽一陰聖人皆以壯爲戒也而壯于頄之義可得而言焉案靈樞經經筋篇敘足陽明筋之起結云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脇屬脊其直者上循

骭結於缺盆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至缺上頸上挾口合於頰由此觀之則足陽明之筋起於趾而上合於頰此夬卦爻辭所以於初曰壯于趾而於三又必曰壯於頰也蓋夬爲季春三月卦乃足陽明筋之所主而其卦五陽一陰有亢陽之戒故聖人近取諸身於初九戒之曰壯于前趾於足陽明筋之起處戒其壯也又於九三戒之曰壯于頰謂亢陽壯盛苟不知止則必由趾而輔骨而膝而髀而腹而缺盆而頸而口以至於頰其偏勝之陽不可遏卽其病有不可救藥者故繼之曰有凶也

經課七集

卷一

三

足太陽筋主伸春大壯卦其筋亦結於頰出於頰而大壯僅言壯于趾不言壯于頰者大壯四陽二陰其亢陽猶未如夬之盛也足少陽筋主孟春泰卦其筋亦起於趾而結於頰爻辭略而弗言者泰卦陰陽和均不必以壯爲戒也

壯于頰解

章炳麟

易夬九三壯于頰鄭作頰注夾面也翟同注頰面顙頰閒骨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頰王弼注頰面權也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也王肅音龜江氏音琴威反蜀才作仇云以上爲三之仇匹也彖案初九云壯于前趾

則此壯于頄文例當同若讀爲仇于例刺繆矣鄭翟王皆以爲面權然初九稱前趾九四稱尻九三在其閒不應言面權亦失之案鄭本作頄爲最古說文頄从彡聲此當借爲踣踣亦从彡聲云脛肉也一曰曲脛也讀若達踣又同彡說文云持弩柎也讀若達廣疋釋器亦云踣柎也柎者人足器足之通稱故踣彡聲誼通初九壯于前趾虞云夬變大壯大壯震爲趾此本說卦所云震爲足也足者自脛至趾之通稱也

至服則爲巽象非足矣

然則九

三亦取夬變大壯震爲足故云壯于踣也初趾三路四尻自下而上也且本爻下文獨行遇雨亦取象于大壯

經課七集

卷一

四

震爲行則頄非踣而何又夬與履爲兩象易履六三云跛能履正與此九三言踣同踣訓曲脛卽跛也又于消息夬爲辰月辟卦九三爻辰又屬辰上直壽星角亢天文志云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足之句曲也此尤與曲脛相符合又九三爲艮爻虞氏逸象云艮爲腓腓卽脛也又與上六兌相應九三變則爲純兌說卦云兌爲毀折逸象云兌爲刑人虞注兌折震足爲見刑斷足者亦與曲脛相類也又夬與剝旁通剝之剝牀以足剝牀以辨焦氏謂牀卽壯彼言壯者爲足采皆足上物也則此言壯者亦必爲足上物故

一言前趾再言躄也其必不讀本字明矣

壯于頄解

陳繼虞

易夬九三壯于頄王注頄面權也釋文云鄭作頄蒙案頄字是也蓋凡形聲字其形均爲後人所加頄字頁形九聲去形存九祇有聲而無義非古字也頄字古當止作彘篆作彘說文彘下云持弩柎也竊謂此當是引伸義其最古之訓當爲面權也何以知之古人造字必有精義人以兩臂上拓其兩手適著於面權面權之兩旁凸起者肉也以兩臂上拓則其兩手所著之肉非面權而何甚矣古人造字之巧也開弓亦以兩手上拓但弓經課七集

卷一

五

物也面權人身物也故訓持弩柎者祇作彘取兩手上拓形後人乃復加肉爲形聲字旣以彘訓持弩柎則面權義爲其所奪後之聖人乃从其類加一訓首之頁字而遂爲頄字矣

壯于頄解

蔣敬時

易卦壯于頄釋文本作頄鄭康成作頄夾面也說文無頄字而頁部頄下云權也从頁彘聲然不明引此經亦不得據以爲證而蜀才本作仇豕謂當作尻按夬卦九三是爲下體之卦不當言上體之頄而且九二言壯于趾九四言臀无膚俱據下體言則九三之壯于頄亦當

據下體言無疑尻廣疋臀也與下文之臀自相類與上文之趾亦不相遠則以煩爲尻勝于許鄭之改煩爲頤矣惟蜀才本作仇按仇字从九从人人篆文作刀立人也尻字从九从尸尸篆文作尸臥人也又按仁爲二人相偶篆文作亼古文作己从人之仁與从尸之尸無異則从人之仇亦與从尸之尻無異也而蜀才本作仇者知橫人立人本可相通乃以今文寫之而改爲从人之仇文雖爲仇而義則仍爲尻也今本作煩者以古同母之字皆可段借煩字从九頁仇字从九人尻字从九尸九同而所从之偏旁或異此亦同母段借之例也

小亨亨小解

楊譽龍

易彖辭言小亨者二卦旅小亨巽小亨是也言亨小者亦二卦賁亨小既濟亨小是也案旅巽二卦言小亨固無異說賁言亨小諸家皆以小字連下讀惟茶香室經說云賁卦當以亨小絕句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此分釋亨小二字也下云利有攸往天文也蓋利有攸往卽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言是卽剛柔交錯之象故曰天文也又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則以卦德言之也自亨小失其讀而天文也三字遂孤懸無屬于是有議增剛柔交錯四字者矣至彖傳發

端言賁亨不連小字此與既濟傳同正義謂从消是也  
蒙案此說自足訂正舊讀之誤由此推之則既濟之亨  
小當絕句亦因之而益明矣蓋旅巽二卦言小亨爲一  
例賁既濟二卦言亨小亦一例小者謂陰爻也易于六  
十四卦凡陽傳大凡陰傳小虞氏注小過彖傳及注睽  
之卦辭竝曰陰傳小可證然則陰既傳小而或曰小亨  
或曰亨小何以別乎曰小亨者小者自有亨道也亨小  
者猶云亨其小謂以大者輔之而後所亨在小也旅卦  
初爻二爻皆陰巽卦初爻爲陰此二卦陰爻居下皆能  
順乎陽爻則小者自有亨道故竝曰小亨若賁與既濟  
經課七集

卷一

下體皆離卦二之柔雖得中而上下皆陽必藉陽以輔  
之乃得爲亨與旅巽自有不同故不曰小亨而曰亨小  
賁者文飾也

本鄭注

純陰純陽無文可飾故彖傳以柔來

而文剛釋亨字以分剛上而文柔釋小字言亨之所以  
在小者既柔來而文剛又必分剛以文柔而後小者乃  
得亨也是小者之亨由于分剛文柔正猶藉剛以亨其  
小故曰亨小賁既有然既濟亦當然傳不明釋其誼者  
既濟之卦本一陰一陽相間而六爻各得其正位卦之  
以既濟名正以其陰陽相濟也陰陽既相濟而陰之亨  
必以陽濟之自不待言故彖傳略之夫以陽濟之而陰

乃得亨是由陽以亨其小也故亦曰亨小然則旅巽之小亨謂陰爻自有亨道賁既濟之亨小謂由陽以亨其陰易之言小亨者一例言亨小者又五例小亨亨小各有其誼自不得倒其文以釋之輕改經文以就已說矣

澮祭解

施崇恩

易既濟澮祭漢書郊祀志引爲澮祭顏師古注澮祭謂澮煮新菜以祭竊謂此經文本作澮故漢時援引如是由後儒不知澮義惟見他經祭名作禴因直改爲禴按禴爲天子諸侯宗廟祭名詩天保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俱用太牢未有不殺牛者易既經課七集

卷一

六

言殺牛又言不如禴祭是二而一之也則禴祭之禴古必作澮而不作禴信矣顏師古謂是澮煮新菜其義最確蓋卽釋菜禮也釋菜之禮在周禮則作舍采在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皆作釋菜釋菜之禮注家皆云祭先師而不及先聖菜卽蘋蘩之屬所薦惟菜故謂之釋菜此行於庠序學校之禮非行於宗廟之禮也此禮當肇於文王之時何也文王世子皆文王爲世子之事而記有此禮崔憬易注卽以東鄰當紂西鄰當文王顏師古亦指東鄰爲紂西鄰爲文王則此禮肇於文王更可信矣且大傳以易之興爲文王與紂之時澮祭之禮既繫於

易則此禮文王所創固易義也

詁經精舍課藝七集卷一終

經課七集

卷一

章炳麟校

方



易則此禮文王所創固易義也

詰經精舍課藝七集

院長俞樾編次

監院

吳受福

校刊

其書輔車相輔之義也

卷二

尚書棊字解

尚書棊字孔傳皆訓作輔字按爾雅釋詁弼棊輔比備

也則棊之訓輔原有由來朱子文集云棊本木名書蓋借為匪字天畏棊枕猶云天難諶爾并引顏師古漢書注棊古匪字之說以為證然天畏棊枕則其訓作匪者可以天難諶為說若聽朕教汝於棊民彝公功棊迪篤明明棊常率乂于民棊彝等棊字則將以何為說乎據此可見棊字之義正宜以訓輔者為的爾雅釋木輔小木也其為何木雖未可定然輔既為木棊亦從木則以棊訓輔自非無據說文輔入頰車也从車甫聲左僖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注輔頰輔車牙車疏引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可以輔持其口疏又云牙車牙所載也觀此則輔本人面之兩頤因其兩相比附有如輔佐者然故謂之輔其後輔助輔弼之義即從此起車旁之小木亦即所以輔車故亦謂之輔可見頤輔之輔是輔字本義車旁小木之輔尚其後起之義也凡輔者必

兩相附麗。隸从非聲，非从飛，下翅其下，兩翅亦正相附。麗據其字義以相求，則以輔訓隸固無可易。彼好爲新說而不顧其義之安者，曾何足與言解經哉。

象恭滔天，浩浩滔天，兩滔天是否一義說。

鄒壽祺

書堯典兩滔天，枚傳皆訓爲漫天而前，則曰貌象恭敬，心傲很若漫天，後則曰浩浩盛大若漫天，語皆未安。冢謂滔者蕩也，楚辭怨思篇鴻溶溢而滔蕩，二字一義。滔天者言水大而天亦若爲之蕩搖也。與上象共滔天皆指水言，攷竹書堯十九年命共王治河，在命鯀之先。

命鯀

經課七集

卷二

二

在六十一年相去四十一年，皆共王治水之日。春秋讖亦言

共王理水，見後漢張衡疏所引據國語說有共王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廡以害天下，事合以此書知方鳩僝功實爲治水，治水而水仍不治，或反爲之潰決，故淮南有共王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之說，而堯之答驩兜者亦以此云。靜言庸違者，謂用違其言，史遷說是惟象恭之意。與滔天不貫，故宋人致疑滔天爲衍文。按象恭亦形況字，所以狀水與浩浩爲重言形況一例。象卽濼說，文水濼濼也。讀若蕩，古止作象，象恭雙聲。古凡形況字以聲爲主，無定文與象恭聲近而形況水之大者，如孟子注。

洛洞無涯楚辭遠逝貫頰濛以東竭兮長笛賦港洞坑  
谷以至吳都賦之頰濛沈瀆羽獵賦之鴻蒙沈茫海賦  
之冲融沈瀆皆是象恭之屬并疑空桑丈以聲得名倒  
其文卽桑空與象恭亦近堯蓋謂其工用與言違洪水  
仍致滔天以折其僞功之說合淮南楚辭觀之而其誼  
益見下言浩浩滔天是復述之以咨四岳文异而實同  
也

丹朱冢解

毛宗澄

書皋陶謨無若丹朱傲僞孔傳丹朱堯子舉以戒之釋  
文傲五報反字又作冢說文冢下引虞書曰若丹朱冢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讀若傲論語冢湯舟据此則知丹朱冢係兩人冢卽冢

盪舟之冢但不可謂卽澆耳

按邢疏以冢卽澆蓋蒙上  
拜善射而誤不知堯時亦

有射日之羿不得以羿卽夏時后羿且適言  
拜冢列在禹稷之先則非夏時之羿冢可知論語南宮

適言冢盪舟並未言及篡夏之事而左傳寒浞之子澆

又並不作冢且澆又無盪舟之事安得以冢卽澆也知

冢非澆則冢自當是書丹朱冢之冢以書言及論語核

之論語言盪舟卽書之罔水行舟論語言不得其死卽

書之用殄厥世丹朱冢之冢卽冢盪舟之冢更自無疑

凡作傲作敖者皆借字也然則丹朱果卽堯子乎非也

說文綵下引虞書丹朱如此則知皋陶謨之丹朱必作

丹絳與堯典允子朱之朱異說文不言允子朱如此而言虞書丹朱如此則知堯子朱必不作絳不然則允子朱在前說文何反引其在後者乎且堯子丹朱雖不肖亦不過不能肖堯非必其甚不賢且封於丹淵備位諸侯下文明言虞賓在位亦不得謂殄厥世卽此以推而丹絳之非丹朱明甚然則丹絳果何人也曰丹絳與稟並列論語稟與羿對文則疑當時諸侯之有權力者今已無考然有可以存參者按驩兜國古作驩朱國又周禮鞮鞮氏注四夷之樂西方曰朱離亦作兜離是兜朱二字本可通用而尙書古文考驩兜又作鵠啞鵠字从經課七集

卷二

四

丹而兜朱又可通用朱與絳又音同義近或者丹絳其卽驩兜乎又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於丹水之蒲以服南蠻或者南蠻之君其有名爲絳者乎不敢臆斷姑臚陳之以質

皋陶謨立政言九德洪範言三德解

尤瑩

謹按皋陶謨之九德卽立政之九德僞傳注立政謂九德皋陶所謀其說是也與洪範之三德截然不同近儒引鄭注云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卽洪範云柔克也云云遂以寬柔擾配柔克以愿亂

直配正直以簡剛強配剛克以爲皋陶之九德卽洪範之三德因而孫氏尙書馬鄭注輯之王氏後案采之而孫氏著今古文注疑且又爲之申釋而箋明之未免爲其所惑矣以彖按之此條鄭注惟見於皋陶謨本文孔疏所引詳攷孔疏條例與本文上下文義竊疑此條當是六朝隋人舊疏孔穎達襲之而削其名耳必非鄭君之注何以言之尙書正義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諸人觀於全書中三稱大隋卽其證也按孔疏引鄭注論語云云繼之曰剛強相近鄭連言之釋以上鄭注之意也何嘗以度量寬宏以下爲鄭注乎

經課七集

卷二

五

況正義之例凡引鄭注與僞傳異者必伸孔以抑鄭此條果係鄭注孔疏何以不加辨難乎卽此以推亦可知此條定爲六朝隋人之舊疏無可疑矣三九數異安得強同鄭注大傳謂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是禹於洛書之三德固已知之若皋陶所陳之九德果卽洪範之三德禹何以不知而復問其目乎九德之目皋陶陳之三德之目箕子言之一九一三經文明白可据何必類三爲一并九爲三合兩文爲一義哉

禹貢梁州織皮孔傳屬上讀康成屬下讀雍州織皮鄭孔俱屬下讀竊謂孔子梁州織皮亦未嘗屬上讀其屬上讀者乃正義誤之也孔子雍州織皮岷嶓析支渠搜下釋云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則傳訓織皮爲毛布當謂四國之人皆衣此毛布與鄭云衣皮之民同意梁州熊羆狐狸織皮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集解引作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罽也則正義本織字下當脫一皮字金字當是今字之誤雍州織皮孔之意既就西戎之衣此毛布者言則梁州織皮孔亦必就西戎之衣此毛布者言且同一織皮

梁州既訓爲今罽雍州又訓爲毛布則其義更有互相發明者玩今罽今字當是以今之所有者證古制漢人常有此例說文罽下云魚网也罽下云西胡毳布也則爲胡人織成胡人於出產多者卽以名其國西域有罽賓國又有罽陵伽國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漢武帝時常與相通而罽遂以入於中國則孔使之所謂今罽者雖指西胡之毳布言實卽指西域之凡名爲罽國言與鄭訓織皮謂西戎之國義亦相通梁州織皮孔與鄭皆實指其國言故孔云今罽鄭云西戎之國雍州織皮孔與鄭皆就其所以名爲織皮者而言故

孔云毛布鄭云衣皮之民然則孔於織皮毛布下云有  
此四國當兼指織皮之國而言疏云傳謂四國或分渠  
搜爲二或并西戎爲二考渠搜從無分爲二者西戎乃  
總名不得別爲一國則傳云四國當兼指織皮言可知  
自正義誤以梁州之織皮爲貢物而織皮遂不得不屬  
上讀而要非孔之本義也

梁雍二州織皮屬上屬下異讀說 施崇恩

今書禹貢梁雍二州皆屬上讀此惑於蘇氏之說故爾  
蘇氏說爲蔡沈集傳所引其實蔡沈傳前一說亦以梁  
州織皮屬上讀雍州織皮屬下讀也蔡沈作集傳時其  
經課七集

卷二

七

讀如此則蔡沈以前讀法皆以梁州屬上雍州屬下也  
明矣蘇氏徒以其同文妄改古人讀法而援青徐揚三  
州萊夷淮夷島夷爲說蓋亦勿思之甚禹貢同文者不  
止織皮尚有錫貢揚州之錫貢屬上讀豫州之錫貢屬  
下讀則又曷故豈亦將顛倒以讀之乎究蘇氏之爲此  
說實啓於僞孔傳於梁州織皮則釋以貢四獸之皮織  
金罽於雍州織皮則釋以織皮毛布織金罽之織皮旣  
屬上讀毛布之織皮乃得屬下讀乎此實以兩織皮皆  
屬上之端倪蘇氏特申言之耳僞孔傳織金罽之說亦  
甚無据狐貍熊羆古皆作裘不聞有以皮織罽之事毛

布之說近是然曰毛布其爲今氈條毯子之類亦復何疑今之氈條毯子皆出山西山西爲禹貢冀州之域非禹貢梁雍之域也於雍州之織皮何涉乃遂以毛布釋雍州織皮乎愚以爲梁州織皮蓋卽所謂毛布卽今氈毯之屬後漢書西南夷傳能作青頓髦氈李賢注青頓今名絲頓頓音墊髦氈今紫髦也漢之西南夷卽今四川南貴州雲南之地正爲禹貢梁州之域在華陽黑水之間則織皮爲梁州所產明矣其物僅堪布地爲席藉牀爲蓐品不甚貴故列梁貢之末則梁州織皮當屬於上讀也雍州織皮蓋卽今時嘩噤哈喇呢之類今古

經課七集

卷二

八

異名也其在禹貢時則亦謂之織皮者以其狀與毛布相似故亦等於氈毯而目之曰織皮唐地理志隴右道厥賦有毛毼案唐單于大都護府安西大都護府皆統於隴右道而隴右道固雍州之域也毛毼之屬當皆出於雍州域外諸國故當日諸國來朝卽衣此等之衣徵之於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徵之於漢則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被毼荷毳徵之於今則泰西諸國皆衣呢卽其驗也雍州之域禹貢之時當并今回疆之地在內今和闐卽漢書之子闐葉爾羌卽漢書之莎車皆產玉葉爾羌玉略次和闐中磬材雍貢惟球琳琅玕當卽

此三地所產之玉雍州之域此外並無產玉處也禹貢時當是以蔥嶺爲界概是雍州之域故漢於西域開闢亦較易殆其本列九州之域斯聲教易相孚也雍州織皮不當屬上讀順言之則曰島夷皮服逆言之則曰織皮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原爲禹貢一定之例又豈能移易乎

怪石解

章 稷

禹貢怪石傳云怪異好石似玉者前人以怪石之貢爲可疑其論似正而實不合乎古蓋誤信僞旅獒之玩物喪志是聖經以爲大戒遂致所以待其君上者不啻桎

經課七集

卷二

九

梏之束縛之極至將無生人之樂而不爲恤或不聽則悻悻激怒負直聲以去何不思作器必取似玉之石者亦未嘗不爲美觀何以只許作器而不許爲娛目之具乎孟子不禁宣王好色好勇好貨况木石之無情者何至必不可近乎召康公詠成王之泮奭優游亦未嘗不在有卷之阿也世本言舜作漆器已足見其精識物理孟子不言深山之中與草木居必言與木石居則舜或如文王之偏嗜菖蒲而性特好石亦屬可有之事卽禹貢怪石亦何傷於兩聖乎宋儒蘇子瞻多明古義怪石供一篇亦不得議其假經文爲臆說矣

書禹貢怪石枚傳謂好石似玉然似玉之石爾雅與淮南子固明云某方之美者有某地之某物說文亦謂瑤琨皆美石似玉則此若果同類亦必應名爲美石乃不謂之美而反謂之怪何歟竊謂怪石蓋卽臧武仲所言之惡石也荀子宥坐篇注云醜謂怪異之事則怪石宜謂醜惡之石矣然左傳之惡石注疏無說其上藥石注云猶藥石之療疾疏以鍾乳礬磁當之則渾入藥中不知言藥本該諸物非僅草木此藥石並言者石乃謂砭石也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東方其經課七集

卷二

一

治宜砭石注云砭石謂以石爲鍼也可見自黃帝以來此石爲用甚著本經於日用必需之物無不貢如可代矢鏃之弩亦不遺而砭石獨未見則此必是矣砭石以怪惡言者凡石質軟而受琢者形必光潤其有塊壘爲諸怪醜形者必堅不可治碎之則片片有鋒稜記稱玉德廉而不劇此乃正賴其劇以供刺所以必取於怪惡者也今登萊所產一種蒼黑石質極堅強擊碎之全似墨晶之裂俗唯用鐵敲其鋒以取火閒遇霍亂悶絕猶或用以刺肌出血此應卽古之砭石然則特其砭法多不傳耳其石其事固尙有留遺者也據素問砭法最宜

東方而此石本產於東天地之生萬物以養人類有若此者唯他處亦必需用則此物自宜入貢矣

怪石解

韓昌壽

書禹貢鉛松怪石其說者不一而究未能指名爲何石竊以比例測之怪字疑卽惟字之誤蓋下經揚州之貢言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与此言絲枲鉛松惟石語氣无屬一例文灋叅復相侶木之名不能類舉故總而言之曰惟木猶石之名不能類舉故總而言之曰惟石也且怪俗作惟與惟相侶傳寫者因致錯誤怪異之事孔子不言豈怪異之物而謂聖如大禹顧玩好之有是經課七集 卷二 十一

奇之石乎

蘄包解

崔適

禹貢草木漸包傳曰漸進長包叢生釋文云漸如字本或作蘄字林才艸反草之相包裏也包必茅反或作苞非叢生也謹案蘄苞漸包文雖不同依馬融僞孔諸說並不離於暘茂之義經以此爲水土旣平之象何孟子以草木暘茂爲洪水未平之象豈孟子不讀禹貢耶何言之相反耶以此言之馬融僞孔之義殆非也至說文蘄字說解已非原本其云草相蘄苞也从艸斬聲書曰

草木蘄苞似合蘄苞二字爲義果合二字爲義者如菡  
下云菡蔞也蔞下亦云菡蔞也蘄下云蘄蔞也蔞下亦  
云蘄蔞也兩篆說解並合二字爲文苞字下云草也南  
陽以爲麤屨則苞是草名不連蘄字爲義且玉篇云蘄  
草相蘄包裹也字林云蘄草之相包裹也包下並有裹  
字是以包裹釋蘄字不連蘄苞二字爲義字林於包裹  
二字上不複舉蘄字語意甚明玉篇因字林而衍蘄字  
說文又因玉篇而脫裹字乃成相蘄苞也是相蘄苞者  
相包裹之誤也馬融注禹貢曰包包包裹也劉逵注蜀  
都賦曰蘄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是馬劉之言包裹本以

釋苞字非以釋蘄字而呂顧並以包裹釋蘄字是誤會  
馬劉之注也後人又以呂顧之說竄入許書此許書蘄  
字說解所以一誤再誤而盡失其舊也許書原文蘄字  
說解當與芟字義同請列四證以明之凡形聲之字多  
兼會意卽以草部言之蘄訓除草而从雉聲周官蘄氏  
注蘄讀如鬣小兒頭之鬣釋文蘄或作雉是雉聲如鬣  
與鬣義通菜訓耕名而从耒聲耒者田器用以去草芟  
訓刈草而从殳聲殳是兵器用以斷斬是蘄有雉義而  
从雉聲雉雖鬣之殳義然殳借之義實造字者所已用  
如自本鼻字皇字从之解云戌悉也始者自之  
段義也戌本訓滅滅字从之解云戌悉也悉亦戌之段  
義也頌訓大頭寡字从之解云頌分也分亦頌之段義

也並與薙從惟聲  
段雉爲鬚義合  
某有耒義而從耒聲  
芟有殳義而從殳聲  
然則薪非有斬義而從斬聲乎  
證一薙某薪芟四  
篆義既相類文當相屬  
今惟薙某二篆相屬  
某後薪前  
間一藪篆薪後芟前  
間自芟至蓆入字亦經後人變亂  
然薪字究在某後芟前可見與薙某芟三篆義本一類  
矣  
證二薪下作斬斬旁作斤以斤斷草於文爲斬是薪  
之爲體中包斲字則薪之立義亦當有斲意矣  
證三漢書賈誼傳云薪去不義諸侯注薪謂芟刈之以芟刈訓  
薪正是薪之本義此足與許書薙某芟三篆相印證而  
訂薪篆說解者證四也  
薪字之本義既明此經下一字  
經課七集

卷二

作苞作包亦皆非包裹之包之本字其本字當作勺然  
以構昧測之苞亦非勺之段字乃穰之段字也  
曲禮苞屨注苞薦也廣雅釋地薦耕也說文穰耕禾間也  
左昭元年傳杜注穰耘也釋文耘除草也是穰通薦薦通苞  
此經之薪苞猶詩言攘之剔之並剪除之義非暘茂之  
義也或曰經文於兗州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於揚州  
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傳曰繇茂條長也少長曰夭喬  
高也豈亦非暘茂之義乎曰亦非也詳攷上下文如厥  
土惟塗泥厥土惟黃壤之類塗泥黃壤皆土之小名也  
厥筐織文厥包橘柚之類織文橘柚並筐中包中之物

名也皆實有是物厥草惟繇四句文法相同不應句末一字但爲形容草木之辭以此例之繇條天喬皆草木之名也繇卽釋草之苗蔕天卽釋草之鉤芡條卽毛詩條梅之條喬卽伏傳橋梓之橋繇條天喬皆草木之名與蘄苞並斬除之義均非形草木之暘茂也竊推孟子之義而釋之如此

蘄包解

王師渾

書禹貢草木漸包說文引作蘄苞從古文也史漢引作漸包從今文也古文用正字今文用借字其文異其義同竊謂蘄苞俱指草木初生時言之而微有別蘄謂草經課七集

卷二

十四

木萌芽其形尖者漸與灑通漢書郊祀志集注漸或爲灑又量錯傳注漸讀曰灑樊毅復民租碑華嶽碑漸潤俱作灑潤是也灑从凵得聲从卂古尖字變作凵省文作人▲繁文作凵凵皆象上銳之形僉字从凵故灑與澹同灑與諛同也參字亦從凵故灑與摻同灑與醪同也惟从卂尖所以說文从凵之文多有微細之義如震訓微雨灑訓微盡灑訓細灑訓銳細之類皆是他如戕訓田器灑訓楔灑訓鐵器亦皆銳上之物灑訓漬卽漸漬之意漸漬言其易入物之易入者莫若尖銳故灑亦從凵也文選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史記宋微子世家

麥秀漸漸兮索隱漸漸麥芑之貌以漸狀麥芑正漸與  
澌通同有尖義之切證草木萌芽形皆尖銳故文从漸  
加艸爲漸又省作蘄也苞謂草木蓓蕾其形圓者包卽  
胎胞字篆文作象胎胞之形其外从卽胞衣故引  
申之爲包裹之本字後人專以包爲包裹字因加月作  
胞爲胎胞字說文旣訓包爲胞又出胞篆疑後人所增  
在人曰胞在草木曰苞其義一也形混圓故从包之  
文多有混圓之義如匏爲匏瓜泡爲泡沫雹爲雹霰之  
類皆是雹古文作易包以正包有圓義之切證草  
木蓓蕾形皆混圓故文从包加艸作苞也然則蘄苞因

經課一集

卷二

五

形而分不因草木而分草木皆有蘄亦皆有苞故蘄之  
或體加木作蘄苞之通假从木作枹不然兖州曰厥草  
惟繇厥木惟條揚州曰厥草惟天厥木惟喬此何獨混  
言之曰草木蘄苞乎前人諸說於變文處均無分別故  
概不從

夷蔡蠻流解

施則順

夏書禹貢要服分目爲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分目  
爲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竊謂夷蔡蠻流四字惟夷流爲  
正字蔡蠻皆段字也蔡爲莽段蠻爲緜段就各字之形  
紬釋其誼以定古人命名之由則莽緜二字當互易夷

與繼一要字誼統之應隸要服芥與流一荒字形統之當屬荒服要篆作爲义手形象帶之垂者故要有申束之誼枚傳要束之訓胚胎於此荒從荒聲艸書荒隸艸部荒隸部荒爲上艸下故分目之爲上芥下流以形統之也至於要服之地分目之爲夷與繼者又以義統非以形統謹爲分釋於左

夷 案夷爲正字夷所从之弓實象韋束之形卽夷所从之弓弟爲韋束之次弟引伸爲兄弟之弟弟夷音近故从弟之稊與从夷之萑合韻至夷字从大以夾夾夾三字例之上出者爲首左右出者爲手中一筆爲身下

經課七集

卷二

六

岐出者爲兩股其中適當腰處腰束以己卽成夷矣夷之形誼皆與要字一貫蓋地去王畿雖遠總歸王者約束因卽命之曰夷四夷之稱寔肇於此後以夷專屬於東而本誼反晦

蔡 案蔡爲莽段攷艸部蔡艸多也多字段本補艸部

多艸蔡也讀若介蔡多爲疊韻轉注又艸部芥菜也菜當作蔡此三字互爲轉注互相通段故古書蔡字多段多芥爲之芥可段爲蔡蔡亦可段爲芥也芥列於大篆五十三文之首字當从艸作莽从艸介會意當援日在艸中爲莫犬善逐兔艸中爲莽死在艸中爲莽之例說

之曰人在罍中爲莽介从八从人會意八者分也人之左右各有分介城郭宮室所以分人之介者荒服之中一無城郭宮室幾等上古洪荒之世史記匈奴傳所謂逐水艸遷徙無城郭常處是也夫逐艸以居上下前後但以艸爲分介莽字之形省之因卽名之曰莽莽蔡合韻蔡實段字也

蠻 案蠻爲緜段攷鄒書緜古作𦍋从爪从三糸省糸爲細絲緜𦍋从兩糸三糸見交結堅密之義古𦍋从爪見治棼理亂之義緜字與要字誼相爲表裏因取之爲要服之分目若蠻字鄒書隸虫部說之曰南蠻蛇種此經課七集 卷二 七

種乎

流 案流爲正字其古籀當作瀦攷鄒書瀦隸林部下云篆文从水作流則瀦爲古籀可知矣流從倒𠂔𠂔卽古文子字蓋九州之水入於四海荒服爲最邊之境四面距海一人在水中左右皆水之象在易爲三豎之卽爲瀦因象形以名之曰瀦省其右旁之水爲流文省而義實仍之夫逐水以居流移莫定非若要服去王畿較近猶可以文德要束之也故重罪之人放之於極遠之

地亦名爲流

祖乙圮于耿解

馮一梅

汲冢古文雖世多疑其僞託然昔人僞託之書亦必采輯羣書以成一書而非盡由於臆造晉枚頤僞古文尙書誠哉爲僞書矣而實皆采集左傳孟子諸書所引之尙書以成之與近時輯佚書無異但未注明出於何書耳竊謂汲冢古文亦當作如是觀三代以前古書或當日猶有存者幸賴其采輯一二以傳於今在善讀者善於節取也如書序祖乙圮于耿鄭注謂圮而不徙恐無此理地爲河水所圮則城郭廬舍皆蕩然矣豈能不徙乎此鄭注不可從也枚傳謂圮於相遷於耿揆諸圮於耿之文實不可通此枚傳尤不可從也鄭注枚傳旣並不可從欲求其近於古而稍合於理者不得不取證於竹書矣案竹書紀年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祖乙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知尙書祖乙之篇因自耿遷庇而作則書序圮於耿之文豪無疑義本不必曲爲之說此竹書必有依據較鄭注枚傳爲可信而好古者所當節取者也且竹書自祖乙而祖辛而開甲而祖丁並都於庇至南庚而自庇遷於奄陽甲仍都於奄至盤庚而自奄遷於殷以證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之文亦至此

始有定論殷卽亳都爲成湯之故居盤庚欲遷復舊都與不常厥邑者有別則亳都自與他都不同而盤庚之意必不以亳都並數於五邦之中下文云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其所謂古指亳都也其所謂今卽上文于今五邦之今也謂自仲丁遷蹕至南庚遷奄以至於今皆不常厥邑而不承於古者也盤庚欲遷復殷之舊都則所謂承於古也馬鄭皆未見竹書而以商亳蹕相耿爲五邦枚傳去商不計而以盤庚自往居亳亦數入五邦之中皆與經義未合据竹書則仲丁遷蹕一也河亶甲遷相二也祖乙遷耿三也又自耿遷庇四也南庚遷奄五也此盤庚所謂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者也成湯都亳盤庚所謂古也盤庚遷復亳都則所謂承於古也此又竹書之文合於經義必有所依據而較馬鄭與枚傳爲可信者也知竹書自耿遷庇之文爲可信則書序圮於耿之文自無可疑矣

祖乙圮于耿解

章炳麟

書序祖乙圮于耿鄭注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殷本紀作祖乙遷于邢故僞孔本之云圮於相遷於耿正義以僞孔所說爲不辭而謂鄭稍爲文

便竊謂耿邢本無異字謂兩地有異者非也然如鄭說亦近夸張而非事實水毀城郭切膚之災非如桑穀雉之變無害于民生者可修德禦之也竊疑圮乃圮之誤字說文東楚謂橋爲圮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漢書作汜服子慎注楚人謂橋曰圮耿則卽捨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之耿今河津地邢亦耿之借也圮于耿者作橋于耿也古人多實字虛用如築城卽曰城築郭卽曰郭也故築圮卽曰圮矣河津作橋千古大事晉泰始末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卒成之經

祖乙圮于耿解

曹樹培

書序祖乙圮于耿傳云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孔疏駁之謂大不辭鄭康成謂祖乙去相居耿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孔疏又駁之則過矣

今請從鄭說而先言耿所以圮之由復論所以不遷之  
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  
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閔元年左傳滅耿注云平陽皮  
氏縣東南有耿鄉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  
故耿國也漢地理志云故耿國在今山西河津縣然則  
祖乙所居之耿卽今山西絳州河津縣地攷河津縣西  
北爲龍門山大禹所鑿卽禹貢所謂導河積石至於龍  
門也河自積石發源直注龍門其地正當河流之衝縣  
名河津實由於此故龍門左闌上有望河樓詳見呂耕  
遊龍門記夫耿地旣當河流之衝居之而圮自是常事

經課七集

卷二

五

且攷河津縣旁卽絳縣絳縣有絳山出絳水史記魏世  
家云絳水可以灌平陽可見絳水爲禍亦烈耿與之近  
更易於圮又攷絳州南門外卽汾水聞喜縣東南卽洮  
水昭元年左傳子產曰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可見汾洮水患甚烈故  
臺駘能宣能障帝甚嘉之是耿尤有可圮之道此皆耿  
所以圮之由也上文言遷某居某祖乙果於耿圮後別  
遷一處當云祖乙圮于耿遷于某今僅云圮于耿則不  
遷明甚矣所以不遷者豈無意哉耿地在于河北大河  
實圍繞之雖屢有河患而實據形勢之勝可以建都試

以經傳證之詩元鳥篇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  
何言其都四面大河圍繞宜受命而荷百祿是詩人亦  
謂河北宜建都也盤庚南遷眾民咸怨夫以人情論之  
屢遭河患忽聞遷都民宜樂從乃必再三告誡而後甯  
遷者蓋亦當時有識之人知南遷河患雖免國勢不振  
故不願遷也是當時之民亦以爲河北宜建都也且攷  
耿地與絳縣相連絳縣卽晉之新田成六年左傳韓獻  
子謂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是獻子亦謂其地宜建都也此皆所以不遷之故也  
祖乙知之故雖圯不遷夫子取之故特錄其書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馬融以太戊爲太甲子說

王正春

書序伊陟相太戊馬注云太戊太甲子

見釋文

孔傳曰太

戊沃丁弟之子案沃丁太甲子其弟太庚太戊沃丁弟

之子是呂太戊爲太庚之子太甲之孫矣義與馬異史

記三代世表呂小甲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爲小甲弟

是小甲太戊同爲沃丁弟太甲子卽馬注所本而本紀

云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又與世表不同案竹書紀年

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已

十二年而後太戊立如太戊爲太甲子則太戊卽位之

時已五十四五歲又七十五年而陟則年且百四十歲

是以論者疑焉然古人百餘歲者往往而有今試呂其臣伊陟例之伊陟伊尹之子也而伊尹爲湯之臣歷相四世据本紀卒于沃丁之時正義引帝王世紀謂卒于沃丁八年年百餘歲太甲旣爲湯之孫則伊陟爲伊尹之子其年必長于太甲可知卽或不長于太甲則其年亦必與太甲不相上下今天大戊立而伊陟尙及爲相且其時尙有祥桑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攷祥桑係太戊十年事雖伊陟之卒未知當太戊何年史無明文可考今卽以作咸又時論之曰年長太甲之伊陟歷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君至太戊十年而尙在況其爲太甲之子乎如云太戊非太甲子則伊陟亦必非伊尹子而可如云太戊一百四十歲恐無此長壽則必太甲以下四君或歷年尙無五十餘祀竹書所載未得其實亦未可知不然則伊陟何獨如此長壽乎由是言之則本紀反不若世表之爲是也又案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

案此孫當作子觀下五世六世語可見殆涉上文而誤者

帝乙則湯殷錄質曰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曰乙天之錫命誕可同名又云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曰明功案六世王卽廩甲子祖乙也觀此則太戊之爲太甲

子益見如呂太戊爲太庚子太甲孫則由湯數至祖乙  
但目父子計之已七世矣何得云六世乎惟太戊爲太  
甲之子亏是湯一世外丙二世太甲三世太戊四世亶  
甲五世祖乙六世故謂之六世王耳本紀所云帝太庚  
崩子帝小甲立者子當弟字之誤

壹戎衣解

馮一梅

殷字古音本讀如衣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者此殷字  
之古音也鄭注謂衣讀如殷者以殷字今音證古音也  
蓋殷字古音本在脂微部而今音則在諄文部說文殷  
字注从頁及之下當有頁亦聲三字殷本从頁得聲同  
經課七集 卷二 音

在脂微部及今音轉入諄文部而不知有脂微部之音  
遂疑殷與頁不同部而殷下頁亦聲三字淺人妄刪之  
段懋堂注說文未能按補此三字而其六書音均表頁  
聲在十五部而殷聲又自爲一聲在十三部此其一間  
之未達也今音在諄文部者攷其古音往往由脂微部  
轉入如斤聲之字芹听𣦵斷欣𣦵𣦵𣦵𣦵𣦵𣦵𣦵𣦵𣦵𣦵  
字固人人知其入諄文部矣然詩碩人頤頤之頤與祈  
禱之祈旌旂之旌沂水之沂又爾雅釋蟲強𣦵之𣦵何  
以从斤得聲而皆在脂微部乎且沂从斤聲旌在脂微  
部矣而塗从沂聲又在諄文部是斤聲諸字其尙存古

音者皆在脂微部正與兗州人讀殷如衣相等也又詩  
往近王舅毛傳云近已也釋文近音記鄭箋云近辭也  
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此又近字从諄文部之斤聲而古  
音亦在脂微部之明證鄭謂近讀如記此以古音通今  
音猶之衣讀如殷以今音證古音也由此以推如易革  
卦象傳以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與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爲韻則諄文部之君字其古音亦當在脂微部故與  
脂微部之蔚字爲韻說文蔚字注云从艸君聲讀若威  
若从諄文部之君聲而讀若脂微部之威聲則君字古  
音亦讀若威可知矣說文威字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

卽爾雅釋親所謂君舅君姑則古音君姑之君必讀如  
威尤可信矣君字今音在諄文部而古音讀如脂微部  
之威亦正如殷字今音在諄文部而古音讀如脂微部  
之衣也且說文暈字大徐音許歸切輝字大徐音況韋  
切則諄文部軍聲之字亦尙有存脂微部之古音者說  
文叢字注云讀若頌一曰讀若非蓋頌从分聲在諄文  
部爲叢字之今音而非聲則在脂微部是叢字之音亦  
由脂微部而轉入諄文部也据此數端可知殷字古音  
實在脂微部而今音轉入諄文部與斤聲君聲軍聲諸  
字皆同一例不特中庸衣字卽殷字之借可爲定論而

殷字本从月得聲亦事理之彰明較著者不妨補說文之闕文也若鄭注訓戎爲兵謂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此義本無可疑或有据康誥校傳以難之者皆不足辨姑置之

鄭宣圻父農父宏父解

王慎儉

考鄭氏孔氏酒誥注皆以圻父爲司馬農父爲司徒宏父爲司空竊謂虞書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司馬之職則自周始周書武王牧野之戰其誓明言司徒司馬司空立政篇亦明言司徒司馬司空可知司徒司空自有虞至周不改其號司馬自周始亦未聞改其名如左傳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云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者況梓材酒誥皆是冊封孟侯之辭梓材明言司徒司馬司空而酒誥乃易司馬之名爲圻父司徒之名爲農父司空之名爲宏父則又何說近儒據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謂祈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蒙竊以爲不然祈父本刺宣王而呼祈父猶十月之交本刺幽王而責皇父徧考周官無以父稱者而人名以父稱者甚多如尙父仲父孔父程伯休父皆是人名前後相同者亦甚多如文王時有南仲宣王時又有南仲宣王時有皇父幽王時又有皇甫皆是祈父通作圻父然與酒誥之圻父不同

彼則宣王時之以祈父名者此則當成王時也考史記  
衛康叔世家云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誥康叔曰必  
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  
愛民此意正與酒誥汝劫怱殷獻臣合在周公之告康  
叔必有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在其意中意者圻父農父  
宏父經雖無考或卽殷之賢人君子長者歟至若注謂  
司馬司徒司空蒙不敢據以爲信

君奭篇二人解

馮一梅

王西莊尙書後案意在發明鄭義而於君奭篇之二人  
因鄭注已佚遂從枚傳之說而謂二人指文武竊謂鄭

經課七集

卷二

七

義必不如枚所云也此節鄭注雖佚可由上文之鄭注  
類推而知之上文云惟文王尙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  
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  
又云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枚傳云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孔疏謂鄭疑不知  
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由此推  
之武王時之四人鄭意謂卽文王時虢叔等五人中已  
死其一而餘四人然則成王時之二人鄭意亦必謂虢  
叔等五人中已死其三而餘二人也予惟曰襄我二人  
者因文王時之五人至此僅餘二人故周公欲召公與

己其襄之也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者周公言召公之所行必有合於此二人也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者因文王時之五人武王時之四人此時止餘二人故慮其弗堪勝任而謂召公與己不得不輔襄之也嗚呼篤棐時二人者卽欲召公與己厚輔此二人也書序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孔疏引鄭王皆云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是鄭義謂召公欲與周公俱退而周公作君奭以自明其不退之意并欲留召公共輔成王也故先言文王時脩和有夏之五人至武王時僅餘其四遂言成王時止餘此二人而恐其不能勝任欲己與召公共輔襄之而同於武王時之四人也若以二人爲文武而謂天休滋至文武不勝受言多福豈有德如文武而不堪受多福者乎其說謬矣況文武已往何待周召之厚輔乃釋篤棐是二人句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亦牽強之說也故改申鄭義如此

君奭篇二人解

朱學附

聯按尚書君奭篇二人凡四見枚傳以二人爲文武則惟時二人弗戡是爲文武作謙辭矣蔡傳又以二人爲周公與召公然於襄我二人句亦復不合竊據洛誥篇公旣定宅佯來來示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枚傳以

二人爲成王稱已與周公江氏孫氏無異說順文義觀之說自不易然則周公爲成王叔父成王稱之曰公既可並言二人此周公自稱小子且又稱成王曰小子何不可並稱爲二人觀上文言我後嗣子孫可見召公雖亦同姓不若周公有叔父之親實以國事爲家事其曰襄我二人乃周公思召公勤襄已與成王二人其曰言曰在時二人乃周公代召公計言必言曰信在是成王與汝二人其曰惟時二人弗戢又代召公憂國曰汝與成王不堪致此天休其曰篤棐時二人又言汝召公向能篤棐是二人我周家用能至于今日休使我成成文

經課七集

卷二

无

王功于不怠又美其功以勸之故不復曰我二人而曰是二人於文義無不順從是君奭篇之二人卽洛誥篇之二人特稱之者不同耳惜枚傳明於彼而昧於此也

呂刑皇帝解

崔適

鄭君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僞孔傳皆屬之堯蔡傳皆屬之舜適謹案三代古書凡言皇皆不及帝稱帝亦不兼皇故伏羲女媧神農謂之三皇不聞連帝言之軒轅顓頊帝嚳堯舜謂之五帝亦不聞連皇言之以一入而兼皇帝之稱者實始於秦古無有也以禱味測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此皇字當是黃之通段字易般  
辭傳黃帝叅衣裳風俗通聲音引作皇帝皦露三代改  
制質文以神農爲赤帝以軒轅爲皇帝亦以皇爲黃然  
則此經之黃帝卽黃帝正與通義皦露之皇帝卽黃帝  
義例相同上文蚩尤惟始作亂以下至此節當是一時  
之事黃帝本紀曰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  
世衰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修德徵兵以與炎帝戰  
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此所謂炎帝蓋指炎帝  
之後而韋昭國語注正以三苗爲炎帝之後是此經之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當卽本紀所謂與炎帝戰于阪泉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之野此正黃帝事則經文皇帝卽黃帝明矣然則楚語  
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謂顓  
頊而不謂黃帝何也曰鄭君以爲顓頊誅九黎至其子  
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  
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  
之可見世濟其惡自顓頊堯舜禹遞誅之於後黃帝安  
必不誅之於堯乎國語之言與史記正足相發明與經  
義亦不相違背鄭君僞孔皆以誅蚩尤爲黃帝事以遏  
三苗爲非黃帝事轉使文相屬而義不相屬殆非經旨  
矣皇帝清問下民此皇字當是涉上文皇字而衍經本

作帝清問下民無皇字困學紀聞引趙邠卿注孟子引甫刑正作帝清問下民可證也惟帝當是舜而非堯蔡傳爲得之不惟堯典命三后皆舜之辭可據禮記表記云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舜其孰能如此乎是此經之帝謂舜孔子有明文矣惟蔡氏此傳不覈之帝清問下民下而屬之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下則猶失之蓋不知舜無皇帝之稱又不知上文皇帝之皇爲黃之通段字與帝清問下民上之皇爲衍字故訓不明古事卽不能明瞭孰謂小學無與於大義也

播刑之不迪解

蔣敬時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成注云播猶施也迪道也不衍字此特因甫刑無不字故以不爲衍字耳然試取甫刑上下文悉心讀之知甫刑迪字之上亦斷有不字甫刑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下句曰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按上句用非字下句用惟字知上下兩句文法不同蓋下句是正言上句是反言時字指監懲言推上句之意猶言非監伯夷而施刑卽不道此反言以明之也播刑之不迪是不善意何以不善則非監伯夷故以此知迪字之上當有不字若無不字則當易上之非字爲惟字於文義方通然則甫

刑何以無不字乎曰此非甫刑之脫文也蓋古人作文有急讀緩讀之法急讀之則兩字可合爲一音緩讀之則一音可分爲兩字如公羊隱元傳如勿與而已矣注謂如卽不如也左莊二十二年傳敢辱高位注謂敢卽不敢也此亦急讀緩讀之別也急讀之而可以不如爲如不敢爲敢則亦可以不迪爲迪然則甫刑爲急讀之文也急讀之則合不迪爲一音故曰播刑之迪緇衣爲緩讀之文也緩讀之則分不迪爲兩音故曰播刑之不迪

岐周岐劬說

鄒壽祺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書泰誓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枚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宋本作岐劬足利古文本同近盧氏龍城札記謂劬從三人卽眾字由識者少篆誤改之阮校勘記从其說謹按集韻劬音黎姓也與此實無可通故盧謂从三人卽眾字然云識者少而誤改則人三爲眾古有是語今俗猶沿之何至變其形并變其音乃眞令人不可識且經言顯于西土並無眾義而傳亦何得妄加眾字竊謂劬當是州之誤岐劬實卽岐州州劬隸書形近而訛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驚覺李毅曰三刀爲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

州乎觀此知晉時州之俗體固有作劬者枚傳出於東  
晉適在其後故岐州作岐劬然實當作岐周周州通用  
見漢書古今人表華周作華州卽爲此注之確證作州  
已非作众更非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詁經精舍課藝七集卷二終

章炳麟校

詒經精舍課藝七集

院長俞樾編次

監院

吳受福

孫樹禮

校刊

卷三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采采解

陳繼虞

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有虛實則詩之虛實因  
 之詩有虛實則傳之虛實亦因之如卷耳之言采采實  
 詞也故傳云事采之也芣苢之言采采虛詞也故傳云  
 非一辭也何也不盈頃筐句法與不盈一匊同則采采  
 卷耳與終朝采綠其句法亦同采即薄言采之之采長  
 經課七集 卷三 一  
 言為采采短言為采皆實言采取也若不訓事采之而  
 以非一辭訓之則下文頃筐句不接矣芣苢一詩首章  
 言采之有之次章言掇之擗之卒章言結之禰之采取  
 也有藏也一始一終次序井井則經六言采采明非實  
 言采取必至薄言采之方是采取之采若不訓非一辭  
 而以事采之訓之則下文采之句重複矣然則傳之分  
 別而訓者蓋實有其深意存焉戴氏不察謂一文兩詁  
 非所宜也遂通改之曰采采眾多貌其不知虛實當與  
 集傳等誦矣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兩采采解

王廷鼎

詩凡采采連文者卷耳之外均不以采取爲義案采本  
从木丩聲丩卽叀爲草木花實緜敷之象故萼亦从之  
叀省爲爪隸變爲爪與安字采字所从之者同采之本  
義當爲文采字後凡物之有文者从彡爲彩帛之有文  
者从采爲綵花實叀則可采食故又爲採而亦爲食  
采之採古草木相通故月令釋采卽爲蔬菜字後人以  
采止从木復別从艸爲菜然則采之本義爲萼實緜茂  
故蒹葭采采傳猶萋萋盛也采采衣服傳眾多兒采苜  
之采采亦當爲盛故毛曰非一詞也卽眾盛之意也采  
之引伸爲捋采卷耳之采采當用其引伸義故曰事采  
經課七集 卷三 二

采采卷耳采采芣苢兩采采解

藍開勳

風詩中言采采者四毛皆異傳鄭皆無箋疏於卷耳芣  
苢皆就采者之人言而近儒則皆就物言蒙細按詩義  
竊謂卷耳之采采當如疏說芣苢之采采當如近儒說  
卷耳言采采下卽繼之曰不盈頃筐若采采果爲物之  
眾多何得云不盈頃筐毛傳云事采之也言事采則就  
人言可知爾疋釋詁事勤也勤於采則采不一采自合

眾多之義至芣苢篇言采芣苢薄言采之則采取之義已具於下若于采采二字亦指人之采取言則是采取芣苢薄言采之不嫌複沓乎毛傳云采采非一辭也下又曰采取也觀下采字之訓爲取則上采采二字其必不訓爲取可知蟋蟀傳云采采眾多也眾多卽非一之謂彼詩云采采衣服傳旣指衣服之眾多言則此詩云采采芣苢傳亦必指芣苢之眾多言以蟋蟀證芣苢則知毛傳之訓非一必非言采者之非一疏乃誤以解之使與卷耳同愚謂詩言采采雖同有眾多義而卷耳則就采者言芣苢與蒹葭蟋蟀則皆就物言

經課七集

卷三

三

河廣解

費有容

詩衛風河廣篇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嚴緝云箋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作於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按鄭箋謂襄公卽位而夫人思之與詩意不相應集傳亦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詞其說更曲說苑云宋襄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

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左傳僖十八年冬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知說  
苑之說不爲無據襄公不言母之愛子而託言於舅蓋  
恐傷父之心因前請未允故於疾時固請之子既思母  
母亦思子禮之常情鄭箋謂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義  
不可往不知襄公卽位後不惟衛徙楚邱無河可渡而  
母出與廟絕尤不復萌此想使至先君旣勿其子卽位  
始思以國母就養必無此理故謂河廣作於桓公在時  
時衛猶未遷都河廣之渡非託詞也

總角之宴解

馮一梅

經課七集

卷三

四

古惟童子總角而童女無總角者欲訂此詩之誤說當  
先善讀內則之文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  
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讀此一節似男女未  
冠笄者皆總角矣此鄭箋所由釋詩總角爲童女結髮  
時也竊讀內則之文而以爲不然內則之文當以咸盥  
漱櫛縱爲句此乃統男女而言之拂髦總角爲句此專  
屬男者言衿纓爲句此專屬女者言及下文皆佩容臭  
然後又合男女而統言之此義實明白易曉觀上文子  
事父母婦事舅姑並云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此盥漱櫛  
縱固統男女而共之者也乃子事父母笄總拂髦而婦

事舅姑僅云笄總不云拂髦也婦事舅姑右佩衿纓而  
子事父母左右佩皆無衿纓也然則男子已冠者不佩  
衿纓豈未冠者亦如女子之佩衿纓乎女子已笄者無  
拂髦豈未笄者亦如男子之拂髦乎據此可知拂髦必  
專屬未冠之男子言衿纓必專屬未笄之女子言而總  
角二字與拂髦連文亦必專屬未冠之男子而言之此  
事理之彰明較著者也內則下文又云三月之未擇日  
翦髮爲髻男角女髻鄭注云髻所遺髮也夾凶曰角午  
達曰羈也是男女初生三月而翦髮已男留髮於兩角  
而女不然豈漸長成童而童女亦得總角反與童男無  
別乎甫田之詩曰總角大兮大兮大字之形卽象其兩角之  
形亦指童子言也由此觀之此詩所謂總角卽回溯二  
三其德之士於童穉時耳況下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數句亦皆指士言而非女自言言笑晏晏者  
晏晏爲曖曖之假借謂目相戲也據達齋詩說則謂士於總  
角時以目相戲可知豈有女自述其幼時以目相戲乎  
信誓旦旦者旦旦爲是是之假借卽至誠迫切之意據  
氏後亦謂士於總角時信誓如此其誠切故下句不思  
其反卽責士不思踐言豈有女自述其信誓而自責不  
踐言乎知言笑指士之言笑信誓指士之信誓則總角

亦必指士之童時數句語氣本是一貫鄭箋謂女自述童時轉與下文不貫矣此詩宴字一本作大宴蓋大之誤字總角之大與甫田詩總角大兮同義皆指男子童時而言之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並以作大者爲非皆惑於鄭箋結髮宴然之說耳

總角之宴解

崔適

氓篇總角之宴傳總角結髮也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釋文宴如字本或作大者非正義曰經有作大者因甫田總角大兮而誤也定本作宴愚謂此文宴字固非甫田大字且毛公於此傳云總角結髮也於

經課七集

卷三

六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則毛意兩總角亦同文異義案內則雖有男女未冠笄者總角之文然總角亦可通之男女已冠笄者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柏舟詩云髦彼兩髦傳云髦子事父母之飾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正義云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則武公卽位年當在四十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而兩髦猶存總角卽聚兩髦爲之是凡男子逮事父母者雖已冠而猶總角也雜記下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燕則鬢首注旣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紒也疏謂分髮爲鬢

紒也案分髮爲髻紒卽成兩角是凡女子未許嫁雖已  
笄而猶總角也經之言髮也有總有角有總角總者冠  
笄以上皆然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笄總注總  
束髮也垂後爲飾是也角惟始生三月翦髮所留之名  
內則翦髮爲髻男角女羈注髻所遺髮也夾凶曰角午  
達曰羈是也而總角之義又有不同有總角而未總者  
有總而復總角者總角而未總者盡以其髮爲兩角此  
未冠笄者之總角也總而復總角者男則盡以其髮爲  
總而復聚他人之髮爲兩髻女則以髮之太半爲總而  
分其餘髮爲髻紒此已冠笄者之總角也內則男女未

冠笄者拂髦總角言總角而不及總知未冠笄者但有  
總角而未及總也內則子事父母笄總拂髦婦事舅姑  
笄總衣紳注髦象幼時髻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笄燕則髻首注猶若女有髻紒內則於子旣言總又言  
髦於婦言笄總雜記於女旣言笄又言髻首案笄以固  
總有總斯有笄而髦也髻首也鄭注皆謂之髻內則又  
謂髻爲角故知已冠笄者之總角有總而又有總角也  
知未冠笄者之總角盡以其髮爲之者說文髻髻結也  
卽內則所謂笄總女年二十而笄則前此不笄不笄以  
不爲總不爲總則爲角耳士冠禮采衣紒注古文紒爲

結冠之日而紒則前此不紒可知不紒則亦爲角耳知已冠笄者之總角男聚他人之髮爲之女以其餘髮爲之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案用髮爲之與說文髮益髮也之文相似髮固聚他人之髮爲之者則髦可知且髦若非髮類何得不云櫛而又何有塵之須振去耶故知聚他人之髮爲之也雜記女年二十而笄燕則鬢首注但云髻紛而不言髮鬢故知以其餘髮爲之也此經甫田之總角謂男子之未冠者也男子之未冠者尙未爲總盡以其髮爲髦故傳云聚兩髦也氓之總角謂女子之已笄者也女子之已笄者笄以

固總內則注總束髮也案束髮猶結髮此女已結髮爲總而又分餘髮作髻紛經云總角而傳曰結髮其義如此陳疏曰傳意詩之總角卽內則之總不必就女子未笄時言又云卽鬢首之謂歟實爲千古卓見鄭箋童女未笄之言轉爲失之胡墨莊後箋云總角之宴一語則似幼卽爲婚而抱布來謀涉淇遠送又非穉男弱女之所爲此爲可疑王氏志長以總角別有所指蓋謂氓所私者所謂士貳其行者田間詩學又疑是改適之婦見棄後夫追念其故夫結髮之情異說紛紛皆鄭君未笄一言啟之不知毛固不以此總角爲未笄之童女也訓

詰不明則義理之無由達如此

俟我乎堂解

毛宗澄

羊二章俟我乎堂毛無傳鄭云堂當爲棖王氏肅申毛義謂升于堂以俟孫氏毓引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按王肅升堂之說正義斷以爲寢堂于本文之義固可通然上章旣言出門而待之巷中此章復言入門而待之堂上揆之詩義當不其然此王說之不可从者也近人陳碩甫謂堂爲婿家門內之堂上文門外爲婿家大門外按之昏禮亦頗相合然此詩首章言悔予不送此章言悔予不將三章四章轉言駕予與行駕予與歸則親迎之時女竝未授夫婿竝未受婦凡所謂御車授綬者皆無自而行何容至己家而復待之於門待之於堂乎此陳說之不可从者也惟孫毓以堂爲塾前之堂李氏胡氏申之爲左右塾其義與經說相合按之詩義由大門而至里門自內及外次第顯然本爲塙詰然昏禮未言有待之里門者不更求一實證則其義雖當而信者半疑者亦半按昏禮所載縱未有與孫說相合而詩中之言親迎實有與孫義相發明者韓奕詩言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下卽繼之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顧之傳訓爲曲顧道義白虎通義曰夫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則曲顧卽在升車授綏後爲由巷達里門之際而詩上言于蹶之里下言爛其盈門此門字當爲閭堂之門蓋一里之中巷外既有門門側又有堂則婿于御車受代後畧止此以待其行亦情之常卽韓奕之詩以爲證則閭堂之俟可无以昏禮不載爲疑孫說乃愈信而有徵矣故敢更申其義如此

俟我乎堂解

鄭風俟我乎堂兮毛無傳鄭云堂堂當爲棖正義引王肅說以申毛謂當待之於堂室又引著篇以申鄭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

經課七集

卷三

一

轉堂爲棖近陳氏毛氏傳疏則於上章之門外就婿家大門外言据士昏禮爲證謂俟堂則堂在閨門以內也李氏毛詩紉義胡氏毛詩後箋則於上章之門外仍自婦家大門外言謂堂爲里門之堂蓋自大門外而俟諸里門之堂也家按傳箋之義當皆就婦家門外言士昏禮婿御婦車授綏後乃乘車先俟於己之門外此詩言男行而女不隨則婦已不去婿至己門外復何俟之有傳訓上章不送引坊記違而不至之語案坊記言舅姑承子以授婿本就婦家言之則毛引之自不以爲婿家門外箋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夫曰出門明係出婦家

之門若婿家則當言入不當言出矣李氏胡氏門堂之說本於孫毓然詩上文言不送則俟之門外婦旣不隨之俱出何必更俟之里門之堂且昏禮亦未有言俟於里堂者此說亦似欠安竊謂此詩堂字惟王說取得毛義士昏禮親迎之禮先至則俟諸門外主人揖入則從至於廟門李氏如圭曰凡逆者皆受女於廟此卽上文俟於門外之說也其奠雁之後再拜稽首降出此時父送女至堂上婿則至堂下以俟穀梁傳所謂父送女不下堂是也此卽本文俟於堂之說也蓋此詩言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後女悔而追述其親迎之事

從始至時而言則曰俟我於巷從將去時而言則曰俟我於堂自外及內當日之情事本當如此非所謂失次也王肅言升於堂以俟夫曰升則自下而上卽士昏禮三揖至階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之義與著之自著而庭自庭而堂正自一例蓋著之首章卽昏禮自門外至廟門之時二章卽升階奠雁之時三章卽稽首降出之時据禮以證而二詩之義自得鄭之改堂爲棖當是据三家詩以易毛其義各異不必爲申毛說者難而申毛說者亦不必夾入鄭義且鄭俟棖之說亦無禮經可證不如毛說爲當也

蕃衍盈升解

韓拜旒

詩椒聊首章言蕃衍盈升次章言蕃衍盈劓傳云兩手曰劓於升字無訓箋亦僅云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而已推毛鄭之意殆以十合爲升人所共知無煩訓釋故畧之歟然觀全詩體例其有數章者或由淺及深或由近及遠或由少及多每一章進一層今椒聊先升後劓似嫌顛倒反覆思之知升字古來原有二解一訓十合一訓一合椒聊之升當從一合之說說文升十龠也尙書正義引漢志十龠爲合今本漢志作合龠爲合與下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不一律非也是一升卽一合也一合乃一手所盛容萬二千黍一升

經課七集

卷三

三

亦然薛氏鐘鼎款識載好時鼎升作阮款識載新莽銅權升作汪氏鐘鼎字源載軹家釜升作斗並象一手之形可見升字固以一手所盛爲本義由一手而引伸之斯訓十合蓋古之度數本多同名異實如二升八合曰區一斗六升亦曰區六斗四升曰釜十斗亦曰釜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亦曰庾二十斗六十四斗亦皆曰庾刈禾盈手曰秉十六斛亦曰秉四尺曰仞七尺八尺亦曰仞十萬曰億萬萬亦曰億明乎此而一合曰升十合亦曰升無所疑矣况布八十縷爲升八十縷乃一手所握與一手所盛正同升旣爲一手所盛則此經先

言一手之升後言兩手之匶序次固不紊矣呂氏讀詩  
記引崔靈恩集注云匶大於升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  
分深八分此說本之小爾雅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  
云匶二升二匶爲豆豆四升今本小爾雅作一手之盛謂之豆淺人所改不可從也此正以一手爲一升乃古義之僅存者  
惜近儒陳氏啟源馬氏瑞辰胡氏琪陳氏奐諸人徒引  
其說而不能有所發明也

蕃衍盈升解

謹案升者十合之量也如謂一樹之實則不應如此其  
少如云一棗之實則何以如此其多正義謂假多爲喻

經課七集

卷三

非事實恐亦非詩人託興之意今案下章盈匶傳云兩  
手曰匶竊疑升與匶一類非升斗之升蓋収字也篆文  
収隸書作升如異弄舛之類下皆變収作升說文収竦  
手也从収从又凡升之屬皆从升段玉裁注云案此字  
謂竦其兩手以有所奉也故下云奉承也手部曰承奉  
也受也五經文字其恭反九經字樣音叩廣韻收在鍾  
韻九容切內而朋爲鳳之古文廣韻竝收送韻馮貢切  
內古人不分四聲於平聲之東冬鍾去聲之送宋用本  
合音故盈升得與且朋爲韻近馬氏傳箋通釋說盈匶  
云說文升部弄兩手盛也从尃聲廣韻曰弄說文音匶

是兩手所盛以弄爲正字作匊者乃同音段借字耳今案匊爲兩手盛而升亦兩手奉而詩所以先言盈升後言盈匊者蓋升者兩手合掌以奉之者也匊者竝兩手皆仰以盛之者也一仰一側所盛多少不啻一半宜其首章則言盈升次章言盈匊周禮陶人疏引小爾疋兩升謂匊今本作兩手謂之匊或疑兩手爲兩升之誤竊謂兩升亦當爲兩升兩升爲匊猶言兩奉爲匊也升也匊也固皆椒棗聚生叢密者之所或有也後人少見升字遂切升爲升矣

次其擊缶解

徐就湯

經課七集

卷三

商

詩坎其擊缶毛傳盜謂之缶孔疏申之爲樂器竊謂缶爲瓦器之通稱非樂器也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是以缶爲尊也魯語出稷禾秉芻缶米注缶庾也是以缶爲庾也襄九年左傳具綆缶注缶汲器也說文甕下汲器也是以缶爲甕也方言缶謂之甕甕郭注卽盆也是以缶爲盆也又其小者謂之甕是以缶爲甕也古人質一名而統數物所在多有而欲據之以解經則惑矣爾雅釋樂不載釋缶而益謂之缶僅於釋器見之分明見缶爲器用非可用之於樂也孔疏固非毛傳亦未是今案缶卽鼓也鼓與缶無二何以言之禮明堂位土鼓蕢桴孔疏土

鼓者築土爲鼓也是鼓曾有以土爲之者以土爲之可謂鼓卽可謂缶也陳之先爲周陶正則陳有缶鼓尤足見先澤之留貽上章言擊鼓者取鼓與下羽爲韻其實鼓猶缶缶猶鼓猶之下文羽猶翩翩猶羽同爲一物而曰鼓曰缶曰羽曰翻彼此分見者便於諧韻非有深意也詩中此例最多不待贅言且擊缶曰坎其擊鼓亦曰坎其愈見鼓卽缶卽鼓若他書缶鼓異處者則缶自缶鼓自鼓不得仍以此例當之

坎其擊缶解

蔡紹攷

經課七集

卷三

五

謹案此傳引釋器蓋謂之缶疏唯据易离與史記藺相如傳以證缶是樂器不能實指其爲何蒙謂周禮所載樂器詳荀而獨不見有缶缶自應別有其正名蓋土鼓也所以知者缶與鼓並以坎其形況其聲則器必不迥異矣昔嘗推求樂器始自何者据制樂字者特以繳象鼓鼙之形則諸器必始于鼓更据禮運溯諸事之原而于樂言蕡桴土鼓則鼓又始于土鼓合以呂覽古樂篇言堯命質爲樂置缶而鼓之是土鼓又實卽缶矣周禮籥章與禮記並名土鼓者以其用言之正名也易离與此並名缶者以其體言之俗名也而實則一器應无可

疑

七月一篇或稱月或稱日說費有容

七月之詩自一之日至四之日皆稱日四月至十月皆稱月綜觀之頗有疑義而實則各隨文體爲轉移初非有他故也公劉遷豳正在夏之中葉其俗必循用夏正欲陳后稷公劉風化之由勢不能強夏正以就周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從夏正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紀數而又不與夏正之用於豳俗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善也旣曰一之日遂繼之曰二之日便於文也旣曰一之日二之日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二

經課彙集

卷三

共

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爲蠶月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記之曰蠶月則正朔無定物候從而自定至其一之日至四之日皆言日五月至十月皆言月王氏詩說謂陽生言日陰生言月豈知言日月者各隨文體不必泥也知一日至四日本周歷五月至十月本夏歷蓋自三之日四之日卽夏之正二月蠶月卽夏之三月自四月至十月已有明證而一之日二之日卽夏之十一月十二月則一年已無缺義若泥周歷以言之

則雖窮步算之術亦百無一當矣

無酒酤我解

章炳麟

小雅伐木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王無酒酤買之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應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是古買酒爲酤酒故箋易爲酤買也蒙案毛子烈祖訓酤爲酒彼言清酤自是酒名此上文言有酒滑我傳云滑蓄之也若酤爲酒名則上下語相參差酤氏專治毛詩而酤下云一曰買酒也蓋亦疑傳誤矣以酤爲買必出于三家鄭說非獨辨矣曾氏引詩三才不當酤酒案夏官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經課七集

卷三

七

其賈買牲而其之牲得買酒獨不得買乎且酤酒非王自親之也亦必酒正使賈買之未嘗損威重何云非理又天子樹瓜華不斂臧之種也此謂不儲物以養民利則凡飲食當沽者自多何止一酒哉酒誥述文王之誥毖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是知文王不敢酒酒故官造之酒甚少因至無酒而酤于民也

無酒酤我解

楊譽龍

詩伐木無酒酤我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箋以酤爲買固不如傳說之得古誼經文滑與酤相對成誼滑者已涉之酒也酤者未涉之酒也毛傳云滑蓄之也

釋文云茜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鳧鷖箋云滑酒之泲者也請列五證以明之說文酉部酤下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鄒與毛傳正合而又以買酒之訓爲別一誼可知其非古誼矣其證一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据此諸說則知酤與醴同矣經以滑酤對亦猶行葦篇以酒醴竝言也其證二周官酒正注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醪酒也與舊醪之酒不同禮記郊特牲注

經課七集

卷三

丈

云事酒今之醪酒正義云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醪酒事酒與醪酒皆是新作而成酒正賈疏謂事酒冬釀春成非是釋名云

事酒有事而釀之酒可知酤酒亦卽事酒醪酒矣故廣

韻以醪爲苦酒苦酤同誼苦酒卽酤酒酤酒之可俾苦酒猶監鹽之可俾苦鹽也其證三周官鹽人祭祀共其

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監賈疏云監謂出于鹽池今之顯

鹽是也史記貨殖列傳猗頓用監鹽起索隱云監謂出

鹽直用不煉也酤鹽竝从古二字取誼正同酤指酒言

故从酉古聲監指鹽言故从鹽省古聲未泲之酒謂之

酤正猶不煉之鹽謂之鹽也其證四酤亦與沽通論語

鄉黨篇皇弔引詩作無酒沽我可證周官酒正注云作酒有功沽之巧賈弔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同誼是沽有惡誼也凡酒之清者爲美濁者爲惡埤蒼云涇滑美貌蓋久釀之酒已涇則清滑而美粹成之酤未涇則滓濁而惡經文言涇與酤猶言清與濁也其證五有此五證則酤爲一宿酒既可無疑而酤不當訓買酒亦可無疑矣

又案一宿酒之宿當爲縮之段字夫縮所以去其汁滓凡酒非一縮能清必數縮而後汁滓乃可盡去說文酉部耐三重醇酒也廣韻作三重釀酒也今本說文釀酒當從之作醱解云

經課七集 卷三

九

酒也段氏据玉篇酤一宿酒也宿亦當爲縮據說文所云則廣韻改正當從之

酒非一縮而成可知蓋用一縮之酒再釀之是爲重釀

酒又用重釀之酒復釀之是爲三重釀酒說文于此三字先言耐繼言酤後言酤三字依次而列其誼可見蓋

由三重釀酒而遞溯其原也此詩以涇酤對言涇訓爲茜茜固卽縮惟謂之涇者縮之事已畢故但曰茜之其

誼已明非若酤之必言一縮以明之也一縮者爲初釀

之酒可以倉猝而成故無酒則用之以其始經一縮不得直謂之酒而但可謂之酤故曰無酒酤我

文王有聲篇王后烝哉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  
不以義謚沖遠遂謂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  
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夫如六章  
之無思不服此形容功德之至極也如此猶謂非盛事  
則何者爲盛事乎且箋以五章六章爲詠武王者尤不  
合也五章之四方攸同仍卽四章之句也安見上爲詠  
文王而下爲詠武王乎若六章言鎬京辟雍箋遂謂武  
王作邑於鎬然據紀年云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營  
鎬又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鎬  
召太子發然則作鎬之舉非專在武王居鎬亦非始於  
經謀之集

卷三

三

武王更觀七章曰考卜維王此謂文王命之也曰武王  
成之此謂武王遵命成之也經文尤自顯見矣案序云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序意實以文  
武合言此詩之事皆爲文武所共然則詩人因不宜析  
言故首兩章言文王而末兩章以武王結之其中間四  
章不可全謂文王亦不可但謂武王故變文言王后皇  
王不必言文武而自不外於文武二王也鄭君必欲每  
章有所分屬因致與經文序文兩不合矣至傳箋皆訓  
烝爲君三章傳又云后君也然則王后烝哉爲王君君  
哉矣不辭孰甚乎韓詩訓烝爲美當從之考許書烝之

說解爲火氣上行自以訓進者爲本義東京賦因進距  
衰辭注云進善也公羊隱元年傳漸進也注云去惡就  
善曰進又老子美之爲美王注云美者人心之所進樂  
也則尤可見美之義通於進卽通於烝矣

不可奉璋峩峩解曰

大雅棫樸奉璋峩峩傳云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  
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按鄭說非  
也經但云璋而不云瓚何得增一瓚字說文解璋字云  
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是璋未必  
專用以祭故孔疏傳義云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

經課七集

卷三

三

此爲祭矣引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  
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此文爲證  
按王肅所說不爲無見然取顧命文以證傳說則酢字  
顯係祭內之事未足見其非祭也考周官典瑞玉人諸  
職往往圭璋連文諸侯見於天子用圭則臣見於君獨  
不可用璋乎上文曰左右奉璋奉璋之儀祇見其峨峨  
然傳峨峨盛壯也釋文作俄俄公羊釋文又作娥爾雅  
峨峨祭也此後人本鄭說而驛人之公羊疏云奉此半  
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莊與壯通按峨古聲如歷如  
屨卽嗟峨之例蓋當時辟王則濟濟左右則峨峨聖主

賢臣一廷濟美詩遂美之故蒙以璋爲臣見君所執之器與笏之用相類斯干載弄之璋傳云半圭爲璋璋臣之職則爲臣之見君當執璋有明證矣

作召公考解

馮一梅

古者宗廟成則有釁廟遷廟之禮禮畢則擇日而祭其名曰考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是也詩所謂作召公考與春秋考仲子之宮之考其義當同春秋左傳疏引服虔云宮廟新成祭之名曰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疏駁之云案禘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旣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

經課之集

卷三

三

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惟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其所駁雖似近理然据斯干序鄭箋謂宣王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言考室而釁廟之禮亦在其中矧春秋之考宮專指宗廟之成而言之其旣成而釁亦必包於考字之中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當合釁廟遷廟與擇日而祭總名曰考又書初獻六羽乃指釁廟遷廟禮畢之後擇日而祭言之服注與經義固兩不相背也詩言作召公考而毛傳訓考曰成亦必指宗廟之成而言之則此詩考字亦必合釁廟遷廟與擇日而祭盡在其

中据上章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與錫山土田等語繼之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則此章於作召公考之前曰虎拜稽首於作召公考之後曰天子萬壽正與上章語意一例可知此句考字必是指宗廟之成蓋天子既賜以圭瓚秬鬯與山川土田故得營建宗廟以奉祀其先祖而於宗廟之成亦拜天子之恩榮焉一則曰天子萬年再則曰天子萬壽皆所以拜天子之賜也鬯廟之禮詳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與小戴禮記篇遷廟之禮詳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舊說雖以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成必有納主入廟之禮當與此同諸侯遷廟篇之末擯者曰遷廟事畢

經課七集

卷三

三

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

畢乃曰擇日而祭

獻六羽於仲子之宮當卽此祭

自鬯廟至此祭皆卽

詩所謂考也若釋爲對成王命之辭或釋爲召康公已成之事業說皆迂曲恐非毛意故自鄭箋以下皆不之從

以爾鉤援解

章疏

毛傳鉤鉤梯也竊謂爰亦梯也梯之名取後起古謂之階階本階陞升高之誼其誼亦起于有宮室之後而非起于未有宮室之前豈以文誼求之爰殆起于未有宮室之前與說文爰部爰引也从爰从亏籀文以爲車轅

字竊按爰之訓引蓋引申誼而非其本誼也亏从亏則尤非亏字从亏从一其亏不與一相聯也則與爰之作亏異矣冢謂爰象形字也蟻之本字也虫部蟻善援屬从虫爰聲按蟻後出字也猶手部援之類也自爰字爲引也之誼所專而不知爰本象形乃加虫以名之曾亦思蟻之全體已畢具于爰乎埤雅蟻長臂善嘯蟻之前二足本如人手故字从爪又二卽古上字亏者象攀援而上也此以知蟻之本字塙作爰也欲辨梯之名爰尤必先辨爰之名爰凡禽獸之屬古有何名而所以得名于人者皆或以其鳴之聲或以其身之形或以其所經課七集

卷三

語

能之技爰之名以其技之善爰而善爰卽得爰名者實以爰之形合爰之之術耳古者巢居穴處凡巢必于高人短何以巢見有爰木而上之爰而巢之術成此聖人之學于萬物者也朕人究不能如爰之便捷于是必以繩爲之梯因梯之制本得諸爰故仍名之爰此古人物不忘祖之誼也而引援攀援之誼冢从此而出冢以鉤梯之例推之知援之誼當如此今軍中攻城時往往以索援城而上謂之栗梯殆卽爰之遺制與

三壽或言三老或言三卿說

鄒壽祺

詩閼宮篇三壽作朋毛傳以爲三老

據孔疏改

鄭箋以爲三

卿孔疏言三老之卽爲三卿謹按漢法三老祇立一人  
魯制三卿未聞尙齒老則不當稱三卿則不必俱壽傳  
箋之說均有未安抑知毛之言老蓋謂三等之壽也古  
者壽有三等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人自少而  
壯而老分爲三限惟少則三壽皆同壯老各異上壽三  
十至六十爲壯七十至百歲爲老中壽三十至五十爲  
壯六十至八十爲老下壽三十四十爲壯五十六十爲  
老是則上壽七十始衰爲老中壽六十始衰爲老下壽  
五十始衰爲老曲禮終以百年日期頤爲上壽言故以  
七十爲老而管子海王注以六十以上爲老是爲中壽

經課七集

卷二

三五

言論語及其老也皇疏謂五十以上爲老是爲下壽言

也

孟子言養老五十可以衣帛又云老者衣帛爲五十稱老之確據

惟統言之則老爲

大名分言之則老又爲專名自老以後則曰耆耄壽爲  
三等故耆耄之說亦由是而異曲禮云八十曰耆而易  
離九三馬注僖九年左傳服注則云七十曰耆爾雅舍  
人注宣十二年公羊傳注則云六十曰耆此耆之異說  
也曲禮云九十曰耄而大雅板篇毛傳隱四年左傳杜  
注周語韋注則云八十曰耄釋名云七十曰耆此耆之  
異說也繩以上中下之例而無不合

三壽或言三老或言三卿說

馮一梅

竊讀羣經平議謂毛傳考字疑老字之誤据文選東京賦薛李二注證明其義洵足爲此詩之定論矣顧鄭箋

必改毛公三老之義爲三卿者其蔽蓋由古之官制三

老五更各一人見文王世子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鄭君彼注三老既止一

人故鄭君恐與作朋之文不合遂改其義爲三卿耳請

爲鄭君破此一蔽以申明先生之說焉竊意詩所云作

朋者非謂三老有三人而三老自相爲朋也正謂三老

止一人而祝僖公之壽與此一人相同則僖公與此三

老作朋也蓋三老一職必擇國老中年之取長者爲之

而人君之年往往少於此三者故人君必尊事三老以

經課七集

卷三

教天下之敬而不敢與之作朋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晁而總干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此必三老之年長於天子故天子親

行長長之禮以事之以教諸侯之弟此固人君不敢與

三老抗禮如作朋然也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

雍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

朋李奇引詩作朋以證父事兄事之義已於古禮爲近

惟於詩人頌禱之意似猶未達豕竊謂父事兄事者皆

指人君之年少於三老五更者言之耳若詩人之意則

是祝僖公之年與三老相同自當變通其禮不必父事

兄事而竟可以友禮待之詩人所謂作朋當與兄事父  
事之義稍有不同也苟知此義則人君之年有與三老  
同者則大學食老之禮自當於樂記袒而割牲諸端稍  
有變通而行朋友相接之禮即可據詩作朋之文以補  
禮經之闕而於鄭君禮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之說實亦  
無所牴牾不必援蔡邕三老三人之說而於毛傳之義  
已無不可通矣

賚篇般篇於釋思解

瑩

周頌賚篇末句有於釋思三家詩般篇末句亦有之陸  
德明釋文於般篇云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

經集之集

卷三

三

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崔  
因有故解之孔奭說亦畧相同竊謂毛詩般篇亦當有  
於釋思句請列五證以明之陸氏云齊魯韓詩有之又  
曰今毛詩有之然則齊魯韓毛並有此句獨陸氏所據  
本無此句耳安得執一本而廢通行各本乎證一陸氏  
又云崔集注本有是采三家之本按崔靈恩注毛詩者  
既注毛詩何爲采之三家乎崔本有則毛本必有無疑  
也證二如謂賚篇於釋思與首三句均般篇與上山河  
不均實不甚狀全詩中凡末句詠嘆者每多不與上文  
爲均如麟趾三言于嗟麟兮皆不與上兩句均騶虞兩

言于嗟乎騶虞亦不與上兩句均皆其證也何獨亏般篇而疑之乎證三如謂般篇於繹思涉上篇於繹思與時周之命相接而誤則全詩中上下篇末二句相同者多矣如商頌邶篇末二句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下列祖篇末二句亦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小正信南山末二句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下甫田末二句亦云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如此類者皆上下篇末二句相同也豈亦涉上篇而誤衍乎證四如以賚篇於繹思承上數時繹思而申言之般篇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爲疑則邶篇湯孫之將承上湯孫奏假於赫湯孫而言烈祖篇湯孫之

經課七集

卷三

三

將其上亦無所承也豈烈祖篇湯孫之將亦爲衍文乎證五有此五證則般篇亦必有於繹思句無可疑矣蓋賚篇以封功臣而告以繹思般篇以巡守而告以繹思皆所以戒勉其諸臣也意相同故其辭亦同

賚篇般篇於繹思解

陳繼虞

毛詩賚般二頌一則篇末有於繹思句一則篇末無於繹思句齊魯韓詩則二篇末皆有於繹思句或以毛詩之無此句爲脫文或以三家詩之有此句爲衍文不知非脫也非衍也毛之意以爲賚篇經上文言繹思故其篇末有於繹思句般篇經上文不言繹思故其篇末無

於繹思句此二篇一例也三家之意以爲賚篇言時周之命般篇亦言時周之命賚篇末有於繹思句則般篇末亦有於繹思句此二篇一例也然則毛之篇有篇無者其篇法與豐年篇以洽百禮下有降福孔皆句載芟篇以洽百禮下無降福孔皆句同三家之二篇俱有者其篇法與邶篇顧予烝嘗下有湯孫之將句烈祖篇顧予烝嘗下亦有湯孫之將句同其異同不妨竝存古來經師分家大抵如是初不必以無者爲脫文有者爲衍文轉滋疑議於其間也

武王靡不勝解

章棧

經課七集

卷三

无

傳云勝任也鄭箋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無不勝服正義引王肅述毛云此武丁爲人之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按鄭以功德美高宗之子孫固非而王謂能行先祖武德王道云云亦不免增字以釋經王伯申謂經文王丁二字皆誤本當爲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于義相順狀經文古初不誤毛傳武丁高宗也可證而王氏謂毛所見已是誤本何欺人之甚也竊謂經文不誤武王字可指武丁不必改作武丁正不妨與湯同號也何則商無諡法湯爲武王乃後人美之之號也倘以

爲湯所獨專如周武王之諡武則武丁武字亦宜避而不用何以終商之世武丁而下又有武乙武庚乎蓋其時無諡法所謂武王止取威武之諡成湯二字不可襲武王二字不嫌同也且湯之號武王猶周文王之稱平王詩召南篇咏平王之孫而季世復有東遷之平王一爲號一爲諡周人猶不嫌襲何況商乎此湯與武丁皆可稱武王之明證也朕則上二句明言武丁則此亦言武丁靡不勝可矣何以別之曰武王曰此卽作頌者稱名之慎猶上古帝命武湯則稱湯商之先后則稱后同例蓋稱武湯者對天而言也不稱名是僭天也其稱先

后者對子孫而言也稱名是蔑祖也此上稱武丁者對祖宗言也對祖宗言則明是孫子安可復稱武王稱武王者起下龍旂十乘數句對諸侯言也對諸侯言則明是天子安可復稱武丁此武丁武王之別也且武王可竊信爲武丁者于毛傳猶可推類而得武丁孫子下傳云高宗也于武王句下固無訓也如武王字別有一諡則毛公必別有一訓如指湯則湯也之傳當見于此毛以武王指高宗而先訓高宗于上則一氣相承諡自明瞭而又恐長發之武王人或勿爲高宗故于彼復別而言之耳況詩美武丁明稱殷武又何疑于與湯同號乎

詒經精舍課藝七集卷二終

章炳麟校字

經課七集

卷二

三

章炳麟校字



